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有一年】歲次辛酉。金熙宗亶皇統元年。春正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初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期俄書鬢髮無敢變易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罰。畸絹布疋。

遂爲西蜀常賦。故雖累減經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

丁未。直祕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專朝廷。或有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卽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史臣曰。將帥驕蹇。自有常刑。聖上保全功臣。恐其日速顛躓。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圈檻。鷹隼加韁紲。駕馭之法。盡于此矣。高祖不以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

不學之過也。先是韓世忠易兩鎮節鉞。上手寫子儀傳徧賜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問俊焉。

辛亥。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考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攷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祕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統制劉寶爲江州觀察使。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熊克小厤。烏珠入犯。己未。命劉錡統所部渡江禦之。按淮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己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被命。但此日出師耳。克恐小誤。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禮部尚書蘇符入對。因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然誠心出于天合。不閒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寧之養。甲子。上語宰執。且曰、符頗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闊。而理有必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未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衞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爲對。上曰。自衞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衞國風。檜等對曰。仰見

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刪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臣留正對曰。孔子過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于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帀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復以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

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關東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從軍記及趙甡之遺史參修。記不言錡與師古同奔。蓋諱之也。然陳規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則順昌之徙捷。規不爲無助。故書因其語書之。

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帥薩里千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甡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而日厤無之。鑑克小厤云。沂中自臨安遣役疾馳。六日而至厤陽。尋復和州。

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已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于此。已巳。正月晦日也。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講和以前。爲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薩里千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積斛㪷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糴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戍兵逐月口食。若調發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樁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於仙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糴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雇直口食。募軍民般運。然上件米㪷。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等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攢那送納本司。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鶻眼與王俊於東路浴口相拒。薩里千使銀牌天使諭鶻眼不得出兵。只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困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須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猶以爲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除官補牒。計價二百餘

緡。充補邊糴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㪷。不曾取糴。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乞朝廷卻行拘收。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糴買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尚猶賫糧赴楊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住有興販米麪之人。臣先行措置。將銀絹錢引二十萬緡。遣官屬前往。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販者。剩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爲省費。竝與吳璘等熟議。以爲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衆。則陝西可以收復。璘等志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以利害至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仙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尚原。不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閒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爲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爲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璘、楊政等諸將佐議論至熟。璘亦謂其兄昨失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此地。以佚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陝西。若失此原。則璘等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爲精確。兼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舊與薩里千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傔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元帶甲軍、從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萬計。今若據和尚原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爲大敵對壘。見一面措指。其閒不無勞費。要當權利害輕重。按世將此奏。必已知秦檜有割地求和之意。其致詞丁寧

此。如

二月。按是月庚午朔。辛未。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府。召靜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劉錫赴行在。

壬申。起復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充夔州路兵馬鈐轄兼思珍州南平軍沿邊巡檢使田祐恭陞領奉寧軍承宣使。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金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兵。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爲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爲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盛。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櫂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趙甡之遺史。二日己卯。王德渡江入和州。熊克小厤。二月甲申。張俊夜絕江與劉錡擊援相接。己卯。初十日。甲申。十四日也。日厤不書復和州之日。按今年七月八日。賞功房關張俊乞陣亡人推恩狀云。自二月四日。由采石渡江。措置收復和州。初六日。離和州。五日。殺馬。初七日。含山縣東獲捷。初十日。收復巢縣。十一日。全椒縣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關。十八日。拓皋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收復廬州。此所申最爲詳密。今並據之。克又稱烏珠直據和州。而淮西隨軍記云。張俊遣元鋒至含山縣。金人游騎在無爲軍和州者。皆退。則據和州者非烏珠也。俊奏捷狀。亦正稱龍虎大臣。韓將軍三路都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

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臠腐尸嚙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李朝正爲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上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集英殿修撰。侁。閬州人。元祐右諫議大夫。黨籍待制已上第十九人。

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爲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楊祖陞顯謨閣學士。以楊祖擒捕虔吉諸寇殆盡故也。

左朝散大夫蔡

伸知和州。星夜前去之任。

辛巳。直祕閣知泰州王暎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壬午。太常改謚瀘州軍節度使劉仲武曰威肅。爲其子錡故也。　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篁竹間。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兼侍讀實錄院同修撰張嵲能。以殿中侍御史羅汝檝論嵲初聞警報。託假家居故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　是日。劉錡自東閣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馮檝知邛州。　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皋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地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

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隊。夾道而陳。趙甡之遺史。熊克小厤皆稱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按三宣撫所申。止稱邢王。韓將軍。王太子大兵及自盧州前來。無烏珠軍馬。蓋烏珠自盧州濟師。非其親出也。甡之克小誤。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虜陣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奪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奬諭賜之。張氏事。以趙甡之遺史修入。甡之又云。章氏加封雍國夫人。恐誤。按程敏原外制集。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郡夫人。

己丑。官軍復廬州。金人之犯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酈瓊以輕兵來犯。不得渡

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是日。張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

壬辰。柘皋捷奏至。

癸巳。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葺理本州自效。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鬬。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敵之戰于柘皋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馳。聲援相接。民兵圍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商州。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也。中興聖政。

何備。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勉冕敵申訓。嘗若寇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以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謂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上亦諭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十一年。上曰。虜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寇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開治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俊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俊復特進。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爲北京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

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陣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匯繼至。會集于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　直徽猷閣知邵武軍王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

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糴。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二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千人。俾之改官。亦豈爲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爲民父母。但欲民蕃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午。改給義倉米。

是日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遽命軍中特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爲軍管內雜犯死罪已下囚。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詔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

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上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縋城投拜。告以虛實。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熊克小厤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

記所云也。按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大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以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甡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斷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拔濠州。濠既失。進無所役。人懷歸心。勝氣已索。糧食將盡。散處迴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詭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寨。暫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爲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籍。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于城南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將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此據淮南從軍記修入。蓋其在軍中所目擊也。王曦撰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復遣三十萬至濠梁。敵議欲擣山陽。窺廣陵。絕江而南。王慮深入難制。即以輕騎逆之。據其衝。敵抑不得展。遂乘勢擊之于梁州橋。敵勢崩壞。戰歷卻。王謂衆曰。吾士氣方強。睹此餘孽。猶几上肉耳。若痛剿絕之。可使二十年不敢復窺淮浙。今橋闊岸峻。河流激深。東西際林木陰翳。可以拒敵。士是奪橋爲隘。鼓衆而出。於是敵一路並至。王忠勇奮發。示士以必死。進斫敵營。自午已鏖戰至夜。鼓動必數十合。士皆殊死鬬。敵復大衂。流血成河。烏珠斷

橋以遁。獲所遺甲器資儲以億計。按此所云。與林泉野記等諸書全不同。蓋曬絲飾言之。今不取。

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麻。世忠申初十日與賊接戰。至三更以來。賊馬潰隊直過淮北。世忠亦據濠州。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別將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追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以諸書參考。烏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濠州。既焚掠而去。不待官軍收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實。

庚戌。奏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賚既死。眞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爲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紀所載修入。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宜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於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此據趙甡之遺史附入。據日麻

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至黃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督糧。永宗至江皋。不肯渡。坐于民舍。呼邏卒採藤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所負之米于道側而去。

載世忠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沂流再往濠州兩岸。攻擾賊寨。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戶以下。共折萬餘人。馬數千匹。與蚌之所云全不同。不知何也。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劄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尾之至孔城而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日王進與蕃賊力戰。大獲勝捷。初八日丁未。即濠州陷之日。

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

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牧馬地事。上曰。已優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至矣。況湖上地。半是冒佃不納租稅。可令臨安索契而驗。凡無契冒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曉然知朕心也。

庚申。詔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部同統制程俊旌表門閭。俊之少也。其母郡氏陷于夏國。俊朝夕號泣。願以財贖之。遇奏薦則先其諸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成州守臣王彥上其孝行于朝。故有是命。直祕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州。

辛酉。左朝請郎魏矼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矼初免喪。乃命出守。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陽之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僞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宏贈官在八月丁丑。

丁卯。右宣教郎宋汝爲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爲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行在。汝爲具言金人情僞。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武備。秦檜聞之不樂。至是權禮部尚書蘇符力言于上。乃有是命。既而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李唐孺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并度直祕閣。錄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即合隸臺察。又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內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從之。

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閤門事。

乙亥。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兼照管昭慈聖獻皇后欑宮。照管欑宮繫銜。此似因向者劉一止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溫州。帶景靈宮使入銜。前亦未有例也。國學免解進士張嵇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興未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糧不可不廣糴。大略欲教民兵於內郡。而令五等戶糧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糧。則不患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墨等。凡十三害。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爲路帥。而兵財之事。與宣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盡委卿也。

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三月。雖令

現任官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汙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爲不便。會軍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日厤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看詳狀收入。

己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詔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劾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因交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繆爲將順。而多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惟知掠美。乃有是命。

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司農寺丞李椿年爲尚書度支員外郎。

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府郭仲荀爲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戊子。上曰。陣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蒙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自陳。則實數見矣。　右承事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並直祕閣。賜六品服。二人皆俊子。時俊自建康來朝。既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焉。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　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罷之。　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沿江點檢措置防守還。入見。　右宣義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祕閣。充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參議官。　右文殿修撰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朱芾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

卿李若虛充祕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行在。上將罷飛兵柄。故先出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卽召同入對。諭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

壬辰。揚武翊運功臣大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靖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衞。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爲檜畫計也。國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撫兵隸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俊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

詔三省樞密院官依東京舊例分班奏事。

癸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爲少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

昔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大理寺丞王師心爲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琚爲軍器少監塡復置闕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州鞫獄還故有是命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奬諭詔詞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於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有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尙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共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烏珠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令有司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撰王次翁敍紀云紹興辛酉敵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劄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倀蹇如故最後又降親劄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二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爲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爲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舍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彎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半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

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歡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半以制分命列校。更其銜爲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厤所書不同。日厤。鎖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姑附此。更須詳考。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爲平安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爲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爲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塵蒿。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令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爲言矣。右正言万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

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洧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遺洧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髡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爲不可。人心積怒金人。而歸恩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爲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險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不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

淯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戊戌朔。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戰歿故也。

己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實錄院修撰范同爲翰林學士。是日。柔福帝姬薨於五國城。此據十二年九月爲公主案款修入。

庚子。賜三宣撫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尙慮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

辛丑。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爲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尙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爲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爲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桷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爲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爲左武大夫。添差兩江西路兵馬鈐轄。仍釐務。桷、韓世忠幕客。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罷從軍故遷之。詔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擴累乞宮觀。特依所乞。

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爲

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皆韓世忠部曲也。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幹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實爲奇異詔旌表門閭。

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刑部侍郎。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爲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爲岷州團練使敦武郎顧暉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

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

丙午詔文臣封敍並許帶左右字。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還駐鎮江府。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年六月二十日耿著狀云五月上旬有指揮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於此日又按日厤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錢糧之在楚州者宜與此相關檃附此須求他書參考本日。

戊申樞密使韓世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攢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垛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及鎮江府、揚、楚、眞州、高郵縣、江口、瓜州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奬。尚書右司員外郎沈昭遠權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搬運楚州錢米故有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太常少卿陳桷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左司

郎中施坰守太常少卿。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糾並進橫行一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

己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公懋並爲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並爲右司員外郎。

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爲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主管步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

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爲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爲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橫並爲正任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爲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毫功。依所擬定也。

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徧行巡歷措置。直祕閣知秦州王喚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員。以御史中丞何鑄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檢校少傅

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謚忠定。熊克小厤稱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丑。方薨時第以檢校官爲節度使也。

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柘皋之捷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敗績。殿前司兵幾盡。秦檜利其繆。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軍勢。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囚陳翁進爲死罪囚。陳翁進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劾其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仲孺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左武大夫耿著遙郡刺史。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五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句濤卒於秀州。濤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嘗除知潭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句濤死矣。悼惜久之。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

癸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劉阜民充祕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局推恩也。饒州童子江安國

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書。詔免解一次。

甲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爲清遠軍節度使。賞柘皋之捷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中爲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皋之捷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爲阿父。事之如子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與王德並建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爲當。而不稱師中。此並據徐夢莘所編附入。　詔丁憂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杲聚徒十餘。士大夫從之游者甚衆。而九成亦往來其閒。秦檜疑其議己。言者卽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實爲之首。宗杲從而和之。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王燾落致仕。燾守象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楊祖等三人薦其才。故復令出仕。言者論燾頃以受賕事露。爲部使者按治。遽稱疾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

丙寅。左中大夫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王喚陞直龍圖閣。以喚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未得遷故也。　詔汀州編管人范澋免監管。令赴貶所。澋守鄂州。坐故縱郝抃爲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初見紹興九年正月。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爲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爲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自俊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據林泉野記附入。

辛未。上謂大臣曰。外國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爲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勿較。彼軍旅侵犯。則禦而勿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外國。此最爲得體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直祕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堯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爲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卽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　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充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爲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侯官人。初爲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爲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爲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爲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爲下界。

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

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畏天如此。中興可必也。

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華國公秦檜爲特進尚書左僕射。封魏國公。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　詔有司造克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念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能貫甲踰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倍之。賞格在七月丁巳。

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慶孫常爲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海制置使仇悆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兩易。悆爲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宥、鄒子明等陰謀爲變。法恩者。以持穢迹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逗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悆改命後六日。其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沓至。所問命皆同。大常疑焉。紿最後至者

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導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爲壽。良久。大常詐爲市殽饌。密詣直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爲保義郎。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而密以十六日改除。相去六日。大常八月補官。今併書之。

是日。張俊、岳飛至楚州。飛居城中。俊居於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終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外。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於朝。遂以興爲左軍同統制。

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敍述宣和內禪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眞本見在萬安軍。蔡攸

子孫家。詔藏敷文閣。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爲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蘄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諫官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迹。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勳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爲一司。據孫覿撰高墓誌云耳。而不得其年月。熊克小厤附之去年六月。按高去年閏六月。始自湖北提刑還朝。除湖南運判。又除湖察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壹甚誤。今檃附此。當求本日。

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宣和初丁母憂。廬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聞烏珠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薩里千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衆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火。議者謂白日昏暗。陰太盛也。鋒刃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衂。可以乘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往探得練兵聚糧。欲來侵犯。人各增城濬濠。爲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臣見今精審間探。密結士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便。豈敢輕

舉。向蒙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洧。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入僞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閒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秦弼見作僞涇原帥。近與金人有隙。亦令齎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聚。俟有機便。則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捷。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敵軍約三萬人。若陝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獘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不敢遺力。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微齎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此據洪皓行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

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上以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怨望。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獘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亟爲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戶輸紙墨費三十

錢。至是詔增爲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爲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紬絹匹八千。緡每兩五百。皆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旨減退。不知何以如舊。頃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閤。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爲諸軍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收於貧弱下戶。復連及於鄉村下店。民有局鋪而廢業者。六也。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爲寇。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減而禁戢之。勿爲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直祕閣陝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湛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今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郭浩詔書。俾徧諭諸路舊臣。使爲內應。詔林待聘所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出光

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爲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　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爲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卽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匄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爲口實。且如玆者延登勳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懽。顧近何爲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己。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函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爲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爲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爲觀聽者勿惑矣。從之。　尙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悆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悆亦乞奉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悆得祠在是月己酉。　樞密院張俊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人。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匹。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爲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閒有市馬及銀器供張幣物之歸己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耿著得罪。著旣敗。世忠乃請遷之。事初見九年九

月戊戌。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宦者除正任自此始。邦彥除正任日扆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除充詔書云。屬者祇嚴寶冊。勒成信書。皆一時大典。而爾庀職其間。咸有績用。則蓋此賞也。答詔在張俊辭太傅、胡世將乞奉親、孟忠厚辭少保之後。岳飛乞罷樞副。張中孚辭起復之前。以日扆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世將乞奉親在丁未。俊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戌。飛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在此時。今併附降旨之日。俟考。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積惰。今春敵寇大入。疆埸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卻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專出之於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先是飛

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知年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還。其軍大潰。失陷川陝。烏珠、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爲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兵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鬭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潁昌之戰。我兵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爲詐。據臣所見。爲害不爲利也。此奏不見於他書。按飛自郾城歸後。烏珠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樸。疑亦未眞。附著於此。存其意可也。

飛自楚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熊克小麻稱高蓋。飛偕吉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蓋孫觀撰高墓誌云耳。今日麻戰高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文。庶不失實。

詔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宦與外任宦乞奉祠。乃以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荊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荊南。竊謂比之奕碁。此最高著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閒。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妙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右奉議郎宋貺爲軍器監主簿。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

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敕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尚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王明清揮麈錄云張彥實爲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梅於西湖楚材彥實次其韻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按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秦梓方除祕書少監明年正月廣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誤也。

癸亥祕閣修撰知臨安府俞俟陞敷文閣待制。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循其文耳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俊因奏事乞趣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蒙專任當誡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

薨於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使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轉運副使陳袞劾帥臣劉光遠歷守眞、揚二州。移用公私錢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匹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光遠之劾日厤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袞乞移差遣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樊序知楚州。

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淸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馬步軍副都總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孚等奉祠在十二月丁丑。　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於作德廟。仍就行在所權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尙書吏部郎中李鞗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　尙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爲吏部

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薨於福州。

癸酉。左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耶。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乞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爲不忠之戒。卨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熊克小厤載張俊、岳飛皆在鎮江府。而万俟卨論飛罪。於是飛上章匄罷。以爲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按趙甡之遺史。今年七月初。俊飛自楚州俱還。而本月後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已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府差遣。飛既不行。遂各請宮祠。平居無事。槩於門下。此緣蜚諫檄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蓋知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實甚誤。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官教授兼親賢宅講書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乃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𤋮卒於泉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橐貶秩一等。初。宜章盜駱科既爲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鄭邰等復羣聚

爲寇。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選鋒軍統制韓京駐廣東。臺奏留京。乞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臺稽留制書。故有是命。

己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于鵬爲廣西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右奉議郎黨尙友爲廣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朝奉郎孔戍爲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左朝散郎孫革通判興化軍。左宣教郎張節夫通判南劍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及臺諫以劾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廣諸州。趣令之任。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　詔路允迪家屬量移於衡州居住。以其家言。允迪不受金人職事。今被拘囚。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命。

庚辰。故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船邵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佑也。然不可恃。此不爲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饑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守起居郎。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

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於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罕札、希卜蘇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寇。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按是月丙申朔。丁酉。太常博士王普爲尚書都官員外郎。

己亥。秉義郎韋誼爲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誼、淵少子也。

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藻以解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敍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蔽。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琚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箕斂。不知幾多。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閒有取於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橫賦。而上朝夕軫念。益務稍廣儲蓄。以備緩急。不待取於民而自足耳。敍詹、婺源人也。熊克小厤。時有上殿官鮑琚頗疏通。上因命琚往軍前根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樁。以贈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者之按琚紹興九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遷少監。克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厤。琚是行。專爲根括岳飛軍中見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言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己爲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傅選爲證。貴卽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爲雄威率。後從范瓊爲右軍統制者是

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年癸巳注。此不別出。趙甡之遺史云。張憲以軍前統制爲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刼諸軍爲辭。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交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岳少保復統軍。則無事語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於行府。張俊令就行府取勘。獄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爲劊子。比所云差不同。按俊首狀。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甡之小誤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榮茂世嶷爲湖北漕。直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不軌狀譖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他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飛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按叔詹此時與嶷同爲湖北漕。或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暫權也。姑附此。當考。

甲辰。詔宗室緦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祖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佑、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畧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儴請於朝。故有是旨。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至此者有二。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爲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爲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興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

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解官持喪。惟軍事權行與決。令簽廳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己酉。祕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詔事劉大中。遂力薦之於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甚衆。詔罷之。先是廣安僧慧鑾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爲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且劾守臣滕嶠於朝。不報。鑄又以爲言。汝礪遂罷。汝礪爲漕時。本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至利州。舊例都漕司畀以水腳錢四十八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遣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長。糴之難。腳直空乏。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淤。運之難。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於四川民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絕少稻田。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卻還之。汝礪力爭。言其不便者五。東川鹽舊行於劍外。近歲階、成鹽通入利路。而客販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於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賞其直。商人不能伺。則每百斤令其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他之。貨日以壅。汝礪爲世將言。四川一家。潼、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算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并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略其小可也。又言。鹽鹺榷酤

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爲持久之策矣。此並據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穀事宜司之從違當考。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王萃罷。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畫故也。閤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州。

辛亥。吳璘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于、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吳璘復秦州。日厤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誤也。以王曮所撰吳璘神道碑。趙甡之遺史、賈士戮蜀日用兵錄考之。皆在此年。克已於去年九月書之。而今年八月末又書秦、鑑二州。蓋重疊差誤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歐陽懋卒於衢州。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循轉者。並十五考改京官。事初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卽宮中啓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爲例。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爲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奸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閒。和與戰自不相妨也。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衆。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令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日厤不載。紹興講和錄有之。今附於此。或謂金書夸大。不當具載。臣謂此猶匈奴單于遺漢文嫚書之比。無足隱者。當稍删削而具存之。以見一時議論之實。紹

興講和錄。金國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致書云云。去歲使至。遠沐書翰。良認勤意。爾後袞袞。頗疏嗣音。卽日動靜之閒。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界濁河之外。使專撫治。本期偃息兵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治。情不由衷。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敦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辭。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自省。乃復搖蕩邊鄙。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剽攘郡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至於此者。今茲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維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宣。此書削去四十八字。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賊罪爲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爲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軍罕札戰於郯家灣。敗之。初。罕札與希卜蘇合軍劉家圈。罕札善戰。希卜蘇善謀。二人皆老於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臈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爲然。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旣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閒道以兵控臈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旣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驚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帥以馬檛敲韁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

希卜蘇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罕札恃其百戰百勝。與希卜蘇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罕札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逐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鬬。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戶反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耶。萬投千戶於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赴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僞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速輕犯令者也。罕札入城。率餘兵拒璘圍之。熊克小厤。載鄰灣之捷於去年九月庚申。蓋亦差一年也。

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寶文閣。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於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啓。秋季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臺侯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將等回時承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恩念。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平生畏死。乃人之常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見受念至厚。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廣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特□□□□□寬宥。許遣使

人請命闕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望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切冀保重有少禮物俱於別封伏乞容納不宣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己未右通直郎直祕閣何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青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癸亥言者乞命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斷案律義者欲使之明法令乞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寅降旨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臨家城班師初金統軍罕札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於行在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得女眞四百五十人同日斬於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罕札之受圍也追涇原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至罕札歸遂罷弼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鞏州樸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於行陣死於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剄而死

乙丑宰執奏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關扼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俊益修守備今莫將還雖遣報使然勿以議和爲意但當作

不講和處之耳。詔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貳例。舉本屬人充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也。是日。商州管內安撫使邵隆及僞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二

紹興十有一年冬十月丙寅朔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烏珠今年之戰出於達賚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人主無斷若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丁卯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落直字賜銀帛二百匹兩秦檜將罷兵故遣剛中至西師諭指諸將入內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光遠之被劾也永錫與內侍康謂多受光遠金錢爲之營救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赦過宥罪人主之渥澤而二人乃私布懇悃以誣公上望賜罷責以清宮掖乃詔永錫與宮觀謂送吏部　是日右朝奉大夫通判揚州趙旼右朝散郎通判揚州湯廣年棄城保瓜洲鎮先是安撫使劉綱以措置興化鎮水寨爲詞而去旼等聞敵且至遂遁官吏軍民皆散城市一空事聞二人坐貶秩三等廣年東野子也旼廣年十月辛巳降官

戊辰詔川陝宣諭使許舉選人改官七員職令十員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於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鏖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麾軍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

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縱號令矣。上又曰。敵人議和。熟思所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何爲易。若乃彼強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從之事。邀我以逞。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爲待敵之具。事或難從。豈得避戰也。

壬申。言者論近聞楚州、建康二郡。有回祿之災。延燒甚廣。臣竊謂今近邊州縣。當此軍旅之際。各宜謹察姦人。恐有乘風縱燎。如帑廩儲積。一或有失。則爲害不細。況其間陰謀詭計。有不可測知者。且如逆豫嘗遣人於太平州放火。既歸言功。遂得補官。明書僞告。頃聞吏部有直攜此告乞換給者。其已然之明驗如此。安可略而不察。詔送樞密行府措置。　左承議郎知萬州馮時行罷。仍疾速取勘。以夔路轉運判官李堈言。時行招置刺虎一軍五百人。以爲自衞之計。顯屬跋扈。故也。堈暴起新視事。方謀痛征屬州。詭爲羨財。以獻於朝市恩寵。聞知萬州有積錢。風取之。時行獨不可。曰。州之地不宜稻。而官出鹽爲直。俾歲羅六千斛輸之夔。豈忍如一時吏。私其直而斂於民。鬻鹽爲錢而自爲糴令。將以是奉上官乎。堈大怒。劾於朝。放黜。

乙亥。增五品以下官綾紙錢。虔州免解進士李珙特封養素處士。珙、贛縣人。樸從子也。行義修潔。該通典故。祕閣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江西諸司上其行義於朝。故有是命。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報柘皋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淸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一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今欲速和故也。紹興講和錄。敵元帥上第二書。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致書云云。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書承動靜之詳。爲慰。所請有可疑者。試爲言之。自割剌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對面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闔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略。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奪緘牘。數陳畫一。庶幾其可及也。澎寒切。冀時愼重。專奉書披答不宣。此書刪十二字。

丙子。左朝奉郎幹辦諸司審計司胡汝明、御史臺檢發官陳士舉並爲監察御史。汝明、黟縣人。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

官失職。舉四書而逸於江滸。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大受、建德人也。熊克小厤繫此事於丙子。今從日厤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爲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於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岳侯傳云。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憲、岳雲俱杻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白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卽時前去。卻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幡。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杻械。渾身盡是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並侯反狀。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反背。侯向万俟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不休。衆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万俟高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賊之手。使吾爲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考掠。按此時羅汝檝已不爲御史。万俟高亦未爲中丞。其後高遷中司。汝檝遷諫議。然汝檝不與此。岳傳所云。恐誤。姑附此。更須詳考。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翟汝文薨於平江府私第。謚忠惠。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翊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王公亮落階官爲福州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餘事。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啓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侯起居萬福。軍國重任委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慰。竊自念昨蒙上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敝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承寬貸未忍垂絕之意。益深慚荷。今再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今敷陳畫一切。惟上令下從。乃分之常。豈敢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願力可遵奠者。敢不罄端。以答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斂兵。許敝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伏冀容留。不宣。上曰。良臣往軍前。禮物不必用上等。蓋禮有等。威不可不嚴。苟烏珠禮物用上等。而卻以中下等奉其國主。則在我者禮不至矣。何以待外國乎。上等物留以待其國主。上又曰。恐左藏庫無佳帛。朕處有之。向張浚在川陝。每歲進奉樗蒲綾帛等。皆在朕。未嘗用一匹。檜曰。陛下恭儉如此。中興可必也。

癸未。監察御史陳膏、梅充實、吳傳並罷。膏守太府少卿。充實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甲申。度支員外郎李椿年自鄂州還行在。右武郎吳拱爲涇原路兵馬都監。婺州觀察使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閤門事韓恕令之任。從所乞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卒。

乙酉。虛恨蠻王歷階詣嘉州乞降。歷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歷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於宣撫司。以便宜補歷

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遣以包帶茶綵命王士安者往促之歷階遣其子阿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卽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熊克小厤稱知峨眉縣梁端修誤也蓋日厤載嘉州所申尋牒知峨眉縣梁端修武郎權知中鎭寨曹愼修示以恩威而克誤以梁端爲端修耳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峒討賊徒歐幼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十一月朝廷命統制官郝政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幼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藍山縣掠連、道二州樞密行府遣參議官史愿將師回往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明爲殿中侍御史　魏良臣等辭行

庚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太半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無過舉矣　右從事郎徐百祿、秉哲子也嘗爲海鹽縣令上以秉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百祿改京官吏部奏百祿嘗犯私罪笞取旨詔皇族未歸秉哲之子百祿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劉寶卒按此乃淮東軍中劉寶也上聞其死爲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寶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爲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由是爲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據趙雄傳世忠神道碑增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誤也。自敵渝盟之後。未嘗有使到。今移於此。庶不牴牾也。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熊克小厤。於此又書韓世良罷管軍奉祠加承宣使。此事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

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彥爲監察御史。

是月。金人陷濠州。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郯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之此戰。比和尙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捉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重寄。不習弓馬。不諳形陣。上賴朝廷指授璘等。爲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緘默。伏望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爲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勁兵。與薩里千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熙、秦。委是宣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於陝、虢等處。攻卻敵寨。並皆獲捷。

牽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捷鄜灣。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爲內應。而金人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功。於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階官。仲、彥爲華、虢兩州觀察使。起爲邵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按是月乙未朔。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落權字。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翌頃以諂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爲可恕。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宗正丞邵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擢。則怒形於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爲賢否。嘗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昔齊威王封卽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僞。而不徇毀譽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未成。猶可以揚名於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

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顧謂秦檜曰。邊事既息。可以弭兵。卿爲相。亦當效曹參之清靜也。　拱衞大夫忠州防禦使曹勛、知閤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俗。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權則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執事者。苟不達權。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嚴。苟爲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力。否則首鼠畏避。徇羣枉而昧至當。則又莫爲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今陛下除驕抗之害。而疆埸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爲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回奪於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於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爲祕書省校書郎。敦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除校書郎在今年十二月已。今併書之

己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爲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秦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權。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迺者二使之還。敵示欲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

時誹訕。罪不可赦。秦檜進呈。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乃謫光嶺表。令紹興府日下遣發。樞密院差使臣一員伴送。

辛丑。中書舍人王銖兼實錄院修撰。尚書倉部員外郎閻彥昭罷。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近朱翌、邵大受被黜。彥昭馳書密報范同故也。是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三書。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書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慇懃。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書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於海以爲界。重念江南淵獘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爲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再三叩頭。哀求甚切。於情可憐。遂以淮水爲界。西有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水北。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爲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寓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一口授。惟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於朝廷。其如封建大賜。又何疑焉。少禮物具於別副。隆冬切冀順天慎衛。眠食。專特書奉答。不宣。先是有舉人獻策於宗弼者。宗弼用之。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兵深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軍食不繼。士皆饑苦。又聞王師將涉江而北。宗弼大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李大諒征蒙記云。皇統元年。副元帥烏珠誅都元帥達賚。以割河南

還大宋有逆謀、提師過江。復取河南。四年回師。謂南北行府三帥曰。吾近因國有叛臣。結連南宋。自領兵東伐。問罪宋國。大軍至亳郡。由廬越淮。橋道阻遏車騎。吾心熒惑未決。忽進陰三進士遠來獻陳平宋國策。時吾急遣龍虎、阿勒巴二帥探路先行。韓常、周槩騎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衆兵把路、龍虎遣使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爲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分守盱眙、龜山。把截水陸兩勢。造橋。吾大喜。晝夜兼行。至淮上。果橋成六座。分步騎徑濟淮源。上據運河。擺布斥堠。細觀南耗。東過淮陰。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吾因觀宋至新立龜山城。寨臨淮之勢。就山爲險。若能聚糧屯兵。此地據守。吾雖鎧心。未可輕舉。但見空壁。吾心自持。宋室空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又觀二進士所陳圖策。淮南路盱眙之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長淮。右臨河堤。糧道遙遠。有過邵伯至山陽。人騎回還。惟是獲到菱實雞頭蓮子。聞諸軍不避寒酷。踏泥打凍。決池涸港。掘藕拾菱。尋魚摸蚌。又宰殺驢騾。相兼爲食。諸軍飢苦之聲。所不忍聞。但虛心寬諭而已。又諸將士云。輜重俱盡。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軍不測。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起盱眙。此乃據山臨水。大利之勢。尚無守法措置。安有智謀。就吾敵也。決無渡江之理。吾獨與蕭平章計議。大言檄書於宋。若從此約。請詣轅門計議。如敢違拒。水陸星電。越江。蕭平章南去。吾視諸軍飢心嗷嗷。忘失晝夜。龍虎、阿勒巴言。若南宋受檄。由得半軍回。若宋軍渡江。不擊自潰。王曰。爾論正與吾心同。吾四望糧音。南聽蕭信。心神不寧。如此月餘。忽蕭平章躍騎走報。不覺喜感天神。與南使同來。議止淮爲界。誓約已定。南使回。吾班師回泗。集軍馬輜重。騾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無六。惜哉。軍機至此而不能決。若能決。無一人一騎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書下。遂取捷。乃萬世不傳之上策。按大略所云。可見金人勢窮力竭之實。今並附此。庶幾可考。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一。用禮官請也。先是議者欲建太一之祠。禮官難之。乃有是議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施鉅、祕書郎李益並爲監察御史。益、長沙人。與鉅皆中丞何鑄所薦也。

乙巳。拱衛大夫貴州團練使顏孝恭知隨州。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

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此據張栻撰子羽墓誌附入。

丙午。詔通問副使王公亮先赴行在奏事。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曹勛充伴副使。

丁未。給事中程克俊兼權直學士院。左大中大夫范同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時有諫議大夫万俟卨論近會稽之民。以李光鼓惑。遂至於紛擾者累日。今聞同與朱翌、邵大受等。又往家焉。竊恐浮言橫議。又益數光。萬一會稽藩輔爲之震動。則遠方聞之將如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詔左承議郎朱翌責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韶州居住。左奉議郎邵大受除名勒停。化州編管。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儴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放謝辭。士儴數言事。秦檜忌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儴草詔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進兵於陳、蔡之間。乃密通書於士儴。敍其悃愊。蹤跡詭祕。范同頃爲浙東憲。與士儴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邵大受往傳導言語。窺伺國事。士儴身爲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在內則交結執政。事有切於聖躬。望罷其宗司職事。庶幾助成中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申嚴行下。士儴將行。上賜手劄勞問。且以帛金千兩賜之。光山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檜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每與朝士結爲朋黨。兄弟二人。更唱迭和。非朝廷之福故也。保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夸知

大宗正事。

庚戌。日南至。上望拜皇太后於禁中。宰相率百官遙拜皇太后、淵聖皇帝於宮北門外。

壬子。金國審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等入見。毅等至館。上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爲兵衞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衞。恐駭敵情。秦檜與知閤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於殿廊。蔽以幬幕。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爲定制。時檜奏誓書事。以爲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楫爲右諫議大夫。

丁巳。拱衞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報謝副。何鑄入辭。上諭鑄委曲致詞。事在必濟。又詔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竊計上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上曰。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爲人之子。深不自安。況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餘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且慈

親之在上國一尋常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說之。彼亦當感動也。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仲冬嚴寒。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魏國公鈞侯起居萬福。軍國重寄。悉勞籌畫。特蒙專遣信使。惠以書輸。良馬厚幣。禮以勤腆。鄙情感激。已難具陳。至許成就大計。最爲重恩。自惟孤危。何以得此。又如逐件事目。一一曲荷開諭。雖甚愚暗。豈不書會。卽奉鈞諭。逐項遵奉。再惟大計已定。其間不免少有懇告。如境域所在。至甚緊切。計鈞鑒處之。必是不錯。上國方以孝理天下。若使祖宗不闕祭享。是爲至望。歲貢銀絹。見排辦來年數目。先次發納。已差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何鑄、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曹勛充報謝進誓表使副。專附此書敘謝鈞造。益寒敢冀曲加保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惟幸容納。不宣。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毅辭。上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是日。詔大金國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並稱大金。不得指斥。

己未。詔何鑄、曹勛並異恩澤二資。

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紹興講和錄。皇朝講和誓事節文。竊以休兵息民。帝王之大德。體方遠職。邦國之永圖。顧惟孤藐之蹤。猥荷金存之賜。敢望自竭。仰答殊恩。事既繫於宗祧。理蓋昭於誓約。契勘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二州。割屬上國。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南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軍。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所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淮北、京東、西、陝西、河北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理。願歸鄉者。更不禁約。其自燕以北人。見行節次遣發。今後上國逋亡之人。無敢容隱。寸土匹夫。無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國之境者。不得進兵襲逐。但移文收捕。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該置

射糧軍數井巡尉等外不得屯軍戍守上國云云。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既盟之後。必務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按此誓書。日厤不載。盟其間有北人願歸鄉者更不禁約之類。宣諭聖語。蓋常及之。今删取附注。以備參考。

辛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浚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爲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淸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辨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左承議郎新福建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高穎除名。象州編管。以言者論春間敵騎犯邊。穎自軍前造朝。反爲張皇之說。以惑流俗故也。穎陷僞十年。固窮守節。故驟用之。及是以從岳飛被斥。

壬戌。左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汪叔詹直祕閣。知鄂州。右朝請大夫知韶州邵相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公事。王俊之告變也。叔詹與聞之。此據王明淸揮麈後錄。相嘗爲岳飛所劾。此據洪邁夷堅志。謫嶺南。至是復起。

是月。詔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保守見存疆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亡。此據蜀口用兵錄。日厤無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三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爲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爲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卽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爲可笑。

丁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御史中丞万俟卨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爲置制使。洪道足恭以媚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倡爲浮言。簧鼓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於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復。

庚午。右丞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彥直特遷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恩也。　右奉議郎鄧名世特勒停。坐擅寫日厤故也。久之卒於家。

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混裂。何也。

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淸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試尙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尙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按此下當有脫文。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仔細分畫。不得差錯生事。此指揮據蜀口用兵錄修入日厤無之。至是又遣將焉。

甲戌。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黜陟指揮。伏望收還。從之。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削。具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尙。所進誓表。卽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塵渎。表云。北人見行發遣

北來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爲濡滯也。審該使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爲依應所諭。盡數敦遣過界。唐、鄧二州。想已差官。趁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原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踏。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聞之後。固當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昭信、盱眙等縣新附日數千。連其家資。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以盡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并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切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自諸道班還。昨以吳璘、蘄、窺關陝。以此有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敵退。恐欲聞知。時寒切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劃陝西。以劉豫、吳玠元管地界爲準。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詎在。垂諭大事已定。若國公以生靈爲念。他人豈能辨。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卑情豈勝感激。恐遣人在路滯遲。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人傳到府下。伏冀照察。向春候在和切望倍保鈞重。不宣。

己卯。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卽嘗仕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祕閣修撰劉阜生新知秀州。吏部言阜民故從官。許之任。

戊子。直祕閣新知温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皆引嫌辭。上不許。　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樸並直祕閣。二人皆世忠子也。

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台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己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涖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尋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下寃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善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爲賢將。

何鑄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周三畏二十年三月庚子、李若樸、何彥猷十二年正月戊寅皆得罪。飛二十二年十月戊申追復元官。謚忠愍。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鄂王。並各見本年月。王俊首狀大理寺案款。今具載之。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斷兒陞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

和尚澤一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澤一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閒。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著。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著。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係右將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這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我相公來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岳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刼掠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軍馬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著。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不服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服。傅選道。我不服。俊道。都郡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服。張太尉道。有不服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假做一件朝廷文字起居。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設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有何懼。俊道。若蕃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蕃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這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蕃人。萬一枝梧不前。交蕃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糧少。如何。張太尉道。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少糧。一年以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交蕃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著。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鬼、遊奕服我不服。俊道。不服底多。又道。遊奕姚觀察。背鬼王剛、張應、李璋服不服。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憑都出岳相公

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制御我東西隨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憑有事都不能管的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二日早崇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睡知得相公得出太尉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而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交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賣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著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蠢重物事轉換了者我去後將來必共將這憑一處你收拾等我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即遇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換成中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別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以來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敕宣劄在家收存外有告首呼千等補副都頭宣繳中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刑部大理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爲政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道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閻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添差黃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將仕郎及勘會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爲因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札指

揮令策應措置坐觀勝負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兵馬怎生的言道都敗了回去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將一萬人蹉踏了及因罷兵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後張憲商議待反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兩頭盡切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斬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係罪重其岳飛合於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要蹉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爲收岳雲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借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敢陳首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絞其張憲合依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岳雲爲寫諸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擘畫因此致張憲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敕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配千里不以赦論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官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千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節次催令得腹心兵官擘畫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又傳報朝廷機密惑亂軍衆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爲犯虛妄併依隨岳飛寫諸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事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敕爲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其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爲依隨岳飛寫諸目與張憲稱措置擘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奏事不實以爲制論徒二年律供犯罪從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爲知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漏泄供申岳飛并說與蔣世雄法寺稱敕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配千里應比罪敕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官當准

徒六年。其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上斷。合追見任承節郎。並屏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據按別無官。當更合罰銅入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蔣世雄爲見王處仁說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徒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爲制勘虛妄。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軍防守總領運使衙。并欲爲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摹榻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處居作一年。役滿日。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爲承岳雲使。合要將書與張憲等。並受岳雲金茶馬。令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坐贓致罪十四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爲非監臨主帥。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據貼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係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爲岳飛故節飲食成病。合依條召家人入侍。就合岳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目。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小貼子稱。所有僧澤一令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貼子稱。契勘數內于鵬見行下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令下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著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貼子稱。勘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情重。蔣世雄、孫革、于鵬並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一般例。兼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將兵防護。餘並依斷。于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敘。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溥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浹決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編配人并岳飛家屬、并令楊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併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割。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並小貼子內事理施行。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干涉之人。一切不拘。亦不許人陳告。官私不得受理。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於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嘗以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以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卽出師者凡十五次。以爲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爲亂。所供雖嘗移緘。既不曾達。繼復焚之。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原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執所爲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倘非後來詔書。瀚洗追褒。則沒地銜寃。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網。不正典刑耳。王俊者、初以小兵。途中告反。而轉資晚以裨將而妄計主帥。遂饕富貴。驛卒鈴奴。一時傾險。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閒。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爲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趙甡之遺史云。先是飛自郾城回軍也。在一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既退。後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適來聞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雲通軍事。因言郾城路中之語。迨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止有一句言語。要你爲證了。只今月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由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卽伏。吏問飛。飛猶不伏。獄吏稍侵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著押。癸巳。飛死於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慘。有墮淚者。初獄成。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於卿周三畏。三畏遂白於中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王輔者。投書於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卒致飛於死。既而卨彈若樸。以其兄若虛昔爲幕中參議。故欲羣比之耳。彥猷傳會若樸。由是二人皆罷。此云郾城路中之語。據後、先首狀乃無之。不知何故。又云。雲、憲已伏誅。董先方下大理寺。與飛對辨。恐亦誤。今併附此。何備龜鑑。飛起於效用。平居憂國。無所不爲。征討出師。慷慨勇往。隆冬按邊。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出師。上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援。而上有委身殉國。竭節事君之嘆。力疾先馳。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克復襄陽。鎭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之糧。而又倡率三軍。指示方略。自李寶曹州之戰。以至張憲臨潁之戰。凡五十戰。每戰必捷。敵人相告。謂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岳飛者。數十輩。布置邊面。是眞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檜乃屏爽之。曾不甚惜。何也。綸音趣觀。彼之所以逗遛不進者。蓋亦事機垂成。爲可惜也。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鷙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此爲不

能保全功臣者說也。況鷙鳥猶未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呂中大事記。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職。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晟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烏珠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烏珠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於檜。於是素逐君子用小人矣。

是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待聘去位後。有題名在十二年十二月。蓋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抗卒。

初。從事郎傅偉文從朱弁出使。爲金人所拘。求應舉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人也。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見侯景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讐。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綱、趙鼎安否。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沖卒於婺州。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后綾紗絹悉如之。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爲經略使。買馬二千四百匹。金主亶改元皇統。按蔣芾逸史云。高麗日厤。壬戌年改皇統。壬戌。紹興十二年。熊克中興小厤改皇統元年在十四年。據紹興講和錄。蕭毅所持烏珠書。已稱皇統元年。義王大觀行程錄。稱皇統八年歲次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今年改元爲正。蔣、熊皆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四

【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金熙宗亶皇統二年。春正月按是月乙未朔。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幷都監。直祕閣賜緋魚袋張子顏、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爲右宣義郎。直祕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機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熊克小厤如此。幷書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別附本月日。趙甡之遺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按建康一軍兵最多。不應許時無主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癸卯。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爲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衛茂實爲昭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茂實改使額。在乙卯。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上表還政。詔進一官致仕。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爲軍。割盱眙、招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縣置榷場。熊克小厤。五月丙申。詔於盱眙軍置榷場。誤也。蓋是日戶部狀云。近承指揮於盱眙建置榷場。而克誤以爲事始耳。兼盱眙升軍在五月辛丑。克重疊差誤。

乙巳。詔大理少卿辟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覆。祕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附麗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仁輔之罷。必是議岳飛獄不合。當考。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鞫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寃。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去。此以趙甡之遺史參修。但甡之稱飛死。浹上書訟飛之寃。則恐誤。蓋浹與飛同結案也。今略修潤。令不牴牾。浹降旨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晦日。其行遣當在此時。今因頭降獄案附書之。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祕閣修撰李若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二人頃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於若虛。則又公私欺罔。昨飛方用師於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授首矣。而所憂者。他將不相爲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先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辟弼爲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遊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由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左朝奉大夫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王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比閒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寺官聚斷。咸以飛之死罪有餘責。獨二人喧然。

力以衆議爲非。務於從輕。故黜之。趙甡之遺吏稱何彥猷、李若樸謂飛罪當徒二年。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甡之又稱周三畏有豈惜大理卿之語。然獄成之後。少卿薛仁輔罷去。而三畏遷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被論。則此語未必有也。更須詳考。

中書言。專差到三省樞密院吏人六名。行遣制勘文字。參照案牘。委得平允。頗見密心。詔各轉一官資。中書吏行遣制勘文字。前此未有。故出也。

詔陞安豐縣爲安豐軍。以壽春、霍邱、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禮部、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樞密使張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聞。故有是命。

辛亥。增福建鈔鹽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武經大夫御前忠鋭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劉通知天長軍。通當是劉寶之弟。

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爲尚書兵部侍郎。

丁巳。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罷。安道、繼先子。始以僥冒補轉。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缺額。而見在者又不練習。止充雜役。甚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尤嚴武備。可督諸路招塡將兵。至於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爲之。安能稱職乎。人材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之爲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誤殺流罪囚也。法寺富直柔係第四從官減外。罰銅十斤。案奏。特有是命。錄事司戶參軍各追一官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史分配嶺南。事初在去年五月庚申。

屯田員外郎劉無極、祕書丞孫汝翼並罷。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翼者范同之黨。刺探時政。竊議於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宰執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於近江種田畝。築城郭。庶不爲敵資。若廣爲儲蓄。非特足以禦敵爾。　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張廣守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將作監丞李若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儆交通甚密。及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還朝。並置右府。近遂唱爲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就鞫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府參議官郗漸知宣州。尋又除直祕閣。漸除職在是月癸亥。

右奉議郎浙東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措置料角斥堠馮由義知和州。

辛酉。起居舍人楊愿兼權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修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以万俟卨論其謫輕也。　左中大夫充祕閣

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爲右朝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官。選人改京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放罷。以嘗爲岳飛隨軍漕故也。軍器少監鮑琚檢察拘收前湖北京西安撫司錢物還行在。後六日。擢琚爲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士奈薦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必彊、左司員外郎錢葉並罷。以言者論二人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於肥水。拓拔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晧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樸爲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其弟閤門宣贊舍人莘進秩三等。仍官其二姪。本閤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此以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聖語修入。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除名枷項。送容州編管。彥節嘗爲岳飛軍中承受。後轉

歸吏部。飛憐其貧。遺錢三千緡。且薦爲睿思殿祗候。上不許。飛死乃抵罪。

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中興聖政。秦檜等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

詔建公國瑗出外第。初命福建漕臣卽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國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通犀帶一來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鍾愛。熊克小厤云。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蓋因張闡聖德事蹟所云也。按此時憲聖慈烈皇后初封婉儀。闡所云。乃追書之耳。克不考詳。是以小誤。今將憲聖保佑事依宣諭聖語。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

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監察御史陳時舉爲尚書考功員外郎。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浙西田通舊爲五十頃。臨安府房緡日二十千。先是韋淵陳乞恩數二十餘事。又乞賜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於夔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是日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烏凌噶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臺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村。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

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來。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即無便許交割之文。竊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今來欲於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該稱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祜、鳳、商、秦六州。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祜、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爲界。剛中願示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爲金國所占。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准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詳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千等前年冬帶領軍兵五萬。攻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爲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芍藥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又去年冬。薩里千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千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遁前去。以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爲金

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支吾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巳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界分至今來合行保守臣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

烏淩噶贊謨事以費士戮蜀口用兵錄修入張匯節要言烏淩噶思謀爲沁南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卽贊謨否祐州卽岷州金避阿古達名改之今依國書修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汚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絀之中興聖政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今畫以人耕田之象置於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知閤門事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亶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勛反覆懇請。語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主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赦文。據紹興講和錄烏珠所上第七書修入。熊克小厤載何鑄見金主於春水開先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有館伴使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以講和錄所載烏珠七書考之。自去冬至今春。烏珠皆在軍中。但遣鑄往北地。今略刪潤附入。更再詳考。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眞定或大名養濟。爲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爲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乞不就職。洪适攢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扳先君分譴。乃力薦於金庭。辭獲免。虛中爲詳定禮文使。始造敕其文後及換授。先君詆於金相韓昉云云。昉怒。虛中贊其決。遂換副留守。又降承德郎。其後金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敕及之。先君實以饒州聞。故在遣中。按還奉使敕在十三年六月庚戌。則換官敕卽今年也。故附於此日。行述稱韓昉爲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故給事中范仲藝。嚴見金中印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有代人作上京慶元宮牌序云。太祖武元皇帝睿德神功碑。實故參知政事韓昉之所作。則昉

此時爲執政也。今略修潤書之。

己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陳桷、郎官方雲翼、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藉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己意懷姦附麗故也。惟太常少卿施坰居職如故。此奏坰何以不連書。當考坰三月甲寅兼權禮部侍郎。雲翼、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黜。臣嘗以此事問於符之孫宣教郎植。亦不能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爲皇子。秦檜不欲。宗彊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按表臣本鼎所薦。所謂附麗或指此也。然上意固自屬普安久矣。鼎亦未嘗乞立恩平。野記蓋小誤。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丞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沈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晧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爲勝。遂以遵爲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郎入館。自遵始。遵除正字。在五月庚辰。朔。聯書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燔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閤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臺同討論申尚書省。詔合立本官班。又

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幕次。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万俟卨等奏當於宗室正任閤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施坰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愐等奏合於宮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按是月甲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國子監丞何許罷。先是御史闕官。許嘗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詔事劉大中薦於趙鼎。故黜之。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崇國公璩未出閤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衞、大理司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爲普安郡王府教授。壬寅。王出閤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周材、江寧人。御史中丞万俟卨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檝兼侍讀。按任盡言論秦檜云。每除言路。必與經筵。蓋言乳臭之雜。實忝金華之講。按此時秦檜兼崇政殿說書。又不待熺勸講之日矣。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銖卒。賜其家銀帛百五十匹兩。

丁未。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師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師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上諭輔臣曰。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稍寬民力。若乃規其入以供

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師中銀帛萬匹兩爲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師中至武昌。軍中初不伏。統制官傅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上諭輔臣語。在是月壬寅。賜激賞銀絹。在甲辰。今並附此。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師中專務結託內侍以爲助。故能久其權。武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詔兩淮漕臣嚴切禁止私渡過淮之人。毋得少有透漏。日厤無此。今以五月二十七日淮西轉運司乞差濠州通判狀參入。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己酉。都亭驛成。

庚戌。左承事郎趙衞、左宣教郎錢周材並爲祕書省校書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二人之始除也。上皆召見。改京秩。至是又申命之。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紹興講和錄。皇朝又書。即日春和。代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往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律溫。今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軍帶引軍到來。民戶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官王吉帶領軍馬。於沿坊鎮等處。行刼擎畜。馳掠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貼。切慮引惹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爲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有書信。即爲收接發納。庶得情熟。即達。不致留滯。向暖切冀倍保鈞重。不宣。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琚總領鄂州大軍錢糧。先是琚奏岳飛軍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錢四十一萬

五千餘緡。營田稻穀十八萬餘石。詔以鄂州七酒庫隸田師中爲軍需。每年收息錢共五十八萬餘緡。餘令總領所樁收。準備朝廷不時支遣。其屯田仍委師中措置應副。左承議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確追二官勒停。先是言者劾宣城令費介有贓。事下提刑司究實。確言歲月深遠。無以照驗。言者論確與介俱爲孫近之黨。故責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兵爲強。非通論也。宗正丞江邈爲監察御史。邈公望從子也。公望建德人元符末諫官。上召對而命之。詔齊安郡王士儴令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儴貪狡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儴於後宮有姻緣之契。而於陛下爲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親劄慰諭再三。以示不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儴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又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爲虛文。伏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舉宗室謁禁行下。有犯令御史臺宗正司按察官劾奏。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儴欲解救岳飛。漏其語。或聞之。告秦檜。檜令臺臣言士儴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

甲寅。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祕書省校書郎程敦厚兼權禮部郎官。

乙卯。上御射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人也。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東南諸州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難易百倍。秦檜於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顯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次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於仙人關。世將疾亟。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宣諭使鄭剛中至臥內。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朝廷萬里。公以近臣出使。適丁斯時。苟利於國家者。以意可否之。而須命於朝。云何不可也。將卒。剛中下令。凡宣撫司細務。令僉聽自行。惟事干軍政者取決。上嘗問近臣以世將邊狀。曰。少日當僉樞處之。訃聞。拜資政殿學士致仕。卹典如執政。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辛酉。秦檜等賀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佑之。　祕書省正字張闡、何若並爲校書郎。闡自以儲材之地。無力可陳。惟國家大利害。可因事納忠。時諸大將持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而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厥後往往行之。　司農少卿王賞兼實錄院檢討官。　是日。直顯謨閣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馮康國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五

【紹興十有二年】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奕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喚提舉應辦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太常寺丞吳棫、棫舒州人也。命士奕在四月己巳。右朝散郎江漢主管臺州崇道觀。言者以爲不可。罷之。淮康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孫渥卒於興州。丙寅。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秦梓爲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直顯謨閣通判明州高世定提舉江南西路平茶鹽公事。丁卯。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司農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王賞守太常少卿。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俞俟陞敷文閣直學士。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韋舜臣爲惠王。祖贈太師爲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以買馬增倍。進秩一等。其官屬皆遷官。馬數已見去年年末。

己巳。封婉儀吳氏爲貴妃。

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內出制策曰。朕以涼薄之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今朕祗承上帝。而寵綏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勳未集。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爲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爲不武。至若宗社遷寄。扈衞單寡。士狃見聞。而專用私智。民習偸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右通直郎主管臺州崇道觀秦熺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大。納之胸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蔕。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中外之民。不忍爭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侯生。則梓宮可還。母兄可復。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語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強。橫挑強隣。末年遂有百牢之恥。陳宣帝狃於屢勝。進輒不已。自蹙其境。惟齊武帝懲元嘉之敗。保守境土。聘問不絕。當是時。外表無塵。內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洛口之敗。蕭綜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

彼己之情。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益也。故臣之深思。切以休兵息民爲上策。自古大有爲之君。所以圖惟大業。經營庶務。莫急於任賢。莫先於納諫。莫善於崇儉。今陛下任賢無二。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復以此進於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始終。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崇儉。寖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楊邦弼策言。陛下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爲也。顧以爲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爲得策。有司定熺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事辭。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誠之、侯官人。邦弼、浦城人也。　權尚書戶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陞司農卿。太府少卿吳彥章進秩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晚充祕閣修撰。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陳兗。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並陞直敷文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直祕閣。皆以樞密行府結局及般運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

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有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捍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卻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

戊寅。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韋淵封平樂郡王。　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伴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　權工部尚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鑾。同班入對。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喚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樁收。專充奉迎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福州程邁獻銀二萬兩。洪州李迨獻錢五萬緡。江東大帥葉夢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黃敦書、張匯降詔獎諭。池州陳楠轉官。所獻未見數。　左宣教郎充刪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史。文會晉江人也。　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之。　是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熊克小厤。皇后邢氏上仙。丁亥訃纔至。乃在此後六日。不知何謂也。

壬午。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改左宣教郎。爲直祕閣。用丙子詔書也。　左奉議郎蔡安疆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茶鹽等公事。塡復置闕。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大學。從之。

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危如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惟身之謀。累必及國。而身亦不保。若忘身爲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矣。

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收茶鹽錢及數外。得旨支正色者。每匹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餘匹。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爲請。紹興二年九月先有指揮可考。右奉議郎通判湖州秦栬直祕閣。栬、檜弟。以其姪熺遜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孟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故也。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爲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郴賊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爲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謫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概以朝廷罪光爲非。故斥之。

己丑。爲大行皇后發喪。卽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坰言。喪三年不祭。孝明章穆皇后之喪。禮官奏罷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宗廟及中小祀皆宜勿停。從之。左奉議郎知錢塘縣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鞏與其佐五人並貶秩一等。以御史臺言枷杖輕重不如式也。既而懋德等引咎。言非佐官之過。乞蠲免。詔令改正。六月己巳改正。承議郎張堯咨爲左朝散郎。堯咨、襲慶人。中進士第。仕僞齊。積遷朝散大夫。復受金人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命。

壬辰。御史中丞万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爲大行皇后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戶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贍軍酒庫隸本部故也。

甲午。實文閣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爲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　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書獎諭。尙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桷能體國。故遷之。

乙未。命戶部侍郎沈昭遠假禮部尙書。爲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金主亶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奉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遺之。金人循契丹舊制。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爲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遣常使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兩。上節銀絹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十八年五月乙亥錢賞各減半。比至金庭。使者獨於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所錄大旨於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皆闕不書。使者致詞。以趙思行狀修入。其他諸書皆無之。蓋思嘗以不肯稱御名爲金人所斥故也。詳見淳熙五年四月思罷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珝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揚祖充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揚祖感風瘨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辛丑上爲大行皇后行釋服之祭不視朝　吏部乞依故事選差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愿兼修玉牒以三省人供檢先是玉牒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舊吏承節郎温臺州海內巡檢王亨乃以爲本所檢點文字楊愿兼修玉牒不見降旨之日本所題名在此月今兼書之朱勝非閑居錄云本朝國書嚴奉寶藏未有如玉牒者也祖宗以來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輒大難於披閱詔爲黃金梵夾又以黃金爲匣鎖匙皆黃金也進呈畢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朝廷因宗正丞謝伋白本寺事論及玉牒問宰執諸公制度趙元鎮曰不過刻玉如册爾予曰國家宗支之繁自古無之每朝爲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以玉刊之不亦難乎案王鞏聞見錄稱元祐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册正與此同則玉牒體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久矣然勝非所云每朝爲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亦非是每朝爲一牒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迹若親王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衍錄仙源類譜仙源積慶圖三書詳焉非同爲一牒也玉牒則奉安於本殿類譜等書則安於屬籍堂朱勝非亦小誤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罷時知大宗正事士㝢辟倬偕行而言者論倬諂附李光今爲迎護主管所屬官專事脣吻變亂是非故也　詔陞棗陽、盱眙縣爲軍廢天長軍爲縣隸盱眙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左中大夫朱芾責授左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奉議郎李若虛勒停徽州羈管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二人偃

居近地。竊議時政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祕閣夏珙、右奉議郎廣西安撫司參議官黨尚友、左宣教郎通判南劍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停送見居州軍鄰州羈管。內白身補授及因從軍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臺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請也。　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使陳兗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　太府少卿陳膏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十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棗陽諸場。皆以盱眙爲準。收五釐息錢事。據紹興三十年五月十日戶刑部狀。乃今年九月七日敕。故附於此。日厤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眞州。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乞祠歸建康。僦舍以居。適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往訪之。會之與師言此屋粗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奈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斧斤之聲。會

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搭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即掇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逾十年然後掛冠老於潛院近九十而終按檜靖康初自太學正即擢爲郎不一年遂遷中司其間未嘗乞祠歸建康明清所記不審姑附之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是日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爲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迪功郎。

靖獻中興統論於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尅擇官兼御前祇應李輔忱勒停送處州編管坐撰造語言鼓惑衆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詔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熊克小厤今年正月末書至是曹勛等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蓋甚誤也。

宗弼因以書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熊克小厤稱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庾案庾紹興十年閏六月內已追奪官職克不詳考耳。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

良史還行在。正文卽正民也。宗弼避金主旻諱。改焉。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六書。少意重有奏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閒士大夫三兩人。尙須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嘗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屬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某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並望早與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卽副上聖弗使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蘇遲遷一官致仕。遲以引年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諸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戶部別樁迎奉之用。有餘則留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橫斂爲戒也。　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濠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存換文資監周陵廟。以存援例有請也。

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此道也。　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蘂強記博聞。深知禮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給眞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璘、晟給俸

指揮未見。

六月甲子。案是月壬戌朔。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直揚州。爲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贓一匹以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奉使引對。面奉聖旨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勒。故有是命。　追官勒停人前中衛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爲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毆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效。至是樞密院言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　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成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　左朝議大夫虞祺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事則當歸功於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請正山陵之名。大略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

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奪於衆多之口。而曲爲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言。臣比因討論懿節舊制。竊見陛下虛宮闈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武、晉元帝所能爲。謂宜早建長秋。以正母儀。翊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爲攢宮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爲副使。卨請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都堂稟議。並從之。卨陳乞在是月庚午。

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皇太后宅教授。本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本五月庚戌召試。

翊衞大夫嚴州觀察使御前背嵬軍同統制傅選言。首先敍述張憲反狀。乞推恩。後進一官。日麻不見轉官指揮。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禦使傅選爲告捕岳飛下張憲等除遙郡觀察使。與選陳乞仗內階銜不同。當考。以爲殿前司副統制。趙甡之遺史在此月庚寅。

己巳。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憶年得留焉。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會。鈞坐。即此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細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荷照。卹。但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慮。此日夕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上聞。欲得上國降一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即可發遣。免致艱難。及諭唐、鄧二州交割官所。

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討論。又不告而去。已迫元差官根問。從初差官前去。只要仔細討論。今承來諭。顯是元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烏浚嚕尚書與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繪圖內本用紅朱凝畫以一本納呈。乞降下烏浚嚕尚書照行。縱少侵劉豫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邀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爲各人居處遠□□□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人。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國公。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時次惟冀倍保鈞重。謹奉狀不宣。

何鑄之還也。金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原、方山原地。會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形勢。上乃詔川陝宣撫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此據蜀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權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於衢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九江。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伏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方某。袒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

右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鄧界並不親至界首也。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億年赴行在注。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亶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初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后殿中。相敘爲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與天眷相別。貴妃以五十金爲中尉壽曰。此不足爲禮也。願中尉照管抵江南。貴妃復舉杯白太后曰。姊此歸。見兒郎爲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無還期。當死於此。姊到快活。莫忘此處不快活也。太后與妃皆大慟。太后自清河而下。既入境。即登舟。晨夕倍道而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相接。又云。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又以御前左副都檢點完顏宗賢、祕書監劉陶爲使。宗賢、金太宗晟子。時封沂王。臣聞之長老言。北人奉使南來者。多以重臣下假他官而出。蓋有之也。日厤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國信所狀。紹興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間有屬官三員。承指揮。行李從物及上下馬處。並依使副例。不知屬官三員爲誰。趙甡之遺史稱金人所遣扈從使者七人。皆各有名色。當考云。后次燕徽猷閣待制洪皓得進見。上問居安且至。故命勛逆之。紹興講和錄。皇朝又書。某啓。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略修報。復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是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覩泗州關報。備悉指揮送護一行人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望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切幸笑留。餘續上狀次不宣。

右承議郎馮時行免勘勒停。時行既爲漕臣李坰所劾。送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錄事參軍奉節譚俁當治其事。坰趣具獄。俁謂人曰。五

巴人常憐無賢守爲治。今萬幸得賢守。反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万俟卨言。時行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窮歲月何由招伏。干繫者衆。其傷實多。欲望詳酌免勘。庶罰伸於不法之吏。惠加於無辜之民。故有是旨。坰猶不肯已。提點刑獄公事何蘄劾罷之。獄遂散。□□撰万俟卨墓志。公言萬州一障。現然在荒茅篁竹中。僅大□□。時行以職事忤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無辜。□□日厤所載卨全章無此語也。坰□□□□年十一月庚寅。今併書之。

辛巳。□□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使職事□□□請也。

壬午。□□□□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追賞錢。賞錢至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損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袤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觀文殿學士孟庾、徽猷閣待制李正民、右迪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令任便居住。熊克小厤載庚待罪在甲子。從日厤。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

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州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乙酉。邵武軍羈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責授軍器少監朱芾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熺行祕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爲鳳寧軍承宣使。以吳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於擇術。仁以存心。雖隱於醫。蓋進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此據程敦厚外制集附見未得其月日。繼先言已致仕。乞不推恩。不許。

己丑。少保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謚寶册於几筵殿。利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堤捍之。水遂趨南岸。咸賴以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有二年】秋七月 案是月壬辰朔 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左奉議郎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倡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瀘州。璆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高世榮爲常德軍承宣使。 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 協忠大夫鄂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軍左部同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前四日。上詣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埋重於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虞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檐子代壓翟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𢢽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禮畢。祔神主於別廟。用衛兵九百八十二人。尚書左僕射秦檜爲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陳克俊題神主。虞主不瘞。卽册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近爲右武郎。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說、承信郎閤門祗候吳蓋並爲武翼郎

閤門宣贊舍人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韓誠爲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以貴妃進封故也。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弟。故遷之。誠、嘉彥子已見。

壬寅。詔攢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衞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等言。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枝依軍法。乞降黃榜約束施行。從之。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秦檜兼提舉日原不載。本所題名在此月。且權附此。俟考。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嵓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疆赦下。嵓乞自便。南夫請於朝。不俟報遽釋之。及是金人索充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橐密切拘管。橐以其事奏。故有是命。

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

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珪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爲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

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爲然。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上南巡。儀物草剏。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衞未講爲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董治。將等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熊克小厤十一年十一月戶部侍郎張澄遷本部尚書。蓋據題名之誤也。澄遷戶部在今年十一月癸巳。

是日。上諭大臣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寢罷。事下戶工部。而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於國家制祿養廉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卽無毫髮加賦於鄉村百姓。亦非剏行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亦言嶺南井邑蕭條。賈無厚利。比他路匄減十五。故有是命。胡舜陟奏請。以秦賁所作生祠詩碑附入。日厤無之。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卽行之。

己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陳遠猷落致仕。久之。以遠猷提舉亳州明道宮。此恐吳璘所薦。當考。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紹興講和錄。金元帥上第七書。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兼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致書云云。近者疊沐惠音。備悉勤意。卽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界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特間未能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凌噶思謨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階、祐四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除將上界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相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凌噶思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爲此。於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今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爲界首。兼承今書。已前據烏凌噶思謨申。鄭剛中申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山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卻說以龍門關爲界。至今承來書。與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豫。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中地界。已曾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切冀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有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言及。不謂遷延到今。猶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

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卻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勘會卻據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明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爲指揮有司明出榜曉示應淮北人願歸鄉者許其自陳仍令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議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敕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邑有上件寬貸明文合將敕書內一項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準奉聖旨爲已經放還只合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令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留意貺示新茶良深愧荷餘冀順時倍加保爵專奉書復文不宣。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此據費士戣蜀口用兵錄增入蓋士戣據宣撫司案牘也熊克小厤云剛中上奏曰商秦二州並和尚原皆陝西要害不可許與此全不同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普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多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太后自金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迓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金人憚於暑行后察其意虞其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少頃

秋涼進發金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遂中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使必欲先得所負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喻旨於韋淵淵辭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遂奏之遂詢於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悉悉受頤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使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資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攘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僕相待昇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爲樞密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喚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爲王言之不從喚乃自哀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金人喜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奏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爲畏已果大喜已而太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金人生他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金庭至是秦爲王營救回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嗾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撫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爲開陳贈䘏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見王一人而已此事他書皆無之今姑附此觀此月戊辰上問秦檜之語及次翁劾奏馮宜民事足明當時亦有是說也

時上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舊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素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爲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益令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驚報日與儇薄之徒張皇敵勢以謂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敍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寘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反使親舊謄播以謂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者鑄長御史乃黨惡如此

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言。方今最可憂者。士大夫莫肯任患而盜名。蓋艱難之世。事之作也。或將曲而當。言之出也。或將婉而成。有經有權。抑揚旋斡。以乘其機。而制其變。君子於此時。自當捐身殉國而不辭。天下之責。奈何往往士大夫謀己以奸利者。始也不量可否。陽爲夸論。而務在盜名。終也不計安危。陰輒嫁怨。而莫肯任患。陛下亦既備嘗知之矣。今苟不大有以矯正之。使精白一意。則臣之所憂。有不勝言。願陛下申飭羣工。益固邦本。以惠海內。詔榜朝堂。此恐既是敦厚六月丙寅上殿所奏今方行出耳。

八月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則爲人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檜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殿中侍御史胡汝明、監察御史施鉅、李益、並與外任。以言者論三人皆何鑄所薦。密與交通。唱爲不靖也。

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的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

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大金亦守和議也。　端明殿學士何鑄落職奉祠。　左朝奉郎胡汝明知饒州。施鉅知處州。左承議郎李益知建州。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特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沒賊爲言。（已見七年十二月。）至是都元帥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上遣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留師琮一子爲嗣。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懼。遣通判州事二人入海邀之。言於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衢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據程邁奏。師瑗家屬以七月二十七日辰時下海。今併附此。黎氏乞以田易金。在九月丁巳。）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使副王庶卒於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賀上。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祕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制曰。攝宗伯之僚。議常據古。賜清閒之燕。言切於時。　太常丞吳棫罷。以言者論其與孟忠厚偕行。而專執一偏之私。附會姦人之論。以虧損

中興孝治之美故也。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吳棫浮沈州縣。晚始得太常丞。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疏。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黜。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輩評遂上。罷其新任。由是廢斥以終。案孟思厚以十四年春自江東移會稽。蓋王明清小誤也。姑附此俟考。

祕書省校書郎陳之淵、正字王壁並與外任。放謝辭。以言者論其本孫近所薦。又附范同、何鑄。益肆其姦。唱爲弗靖也。乃以之淵通判饒州。壁通判福州。

壬申。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少齊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奏。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而少齊方悒然不樂。每謂金銀價值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異意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故有是旨。 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爲利州路兵馬鈐轄。知興州。兼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

癸酉。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與觀察使已上五人同班賀上。後二日。雄州防禦使士穰等十人繼對。皆以皇太后將回鑾故也。 監察御史江邈遷殿中侍御史。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漢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僞。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爲眞僞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未

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強而外國畏服。人材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爲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万俟卨家各二人。上念洪皓之忠。命孝揚持金帛以賜。卨至汴京。其從吏有爲人持書訪其子者。迓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視之。如卨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毆擔夫告者曰。一行裝齎。悉以軍載。不復調夫矣。卨遜謝之乃止。

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時未嘗不正色。

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宮中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金珠靸鞋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孫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撫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以眞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邪。自古權歸宮壼。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上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於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震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軍從上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　武經郎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民爲王次翁扈從禮儀使司準備差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妄造言語。動搖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緣關報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說。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恐與王明清說皇太后渡淮愆期事相關。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臥。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防萬幾。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閒言。自古兩宮失懿。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諭大臣。且曰。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

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謂等十二人皆遷官。中興聖政龜鑑曰。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穉且嘆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懽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

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張宇表曰。臣宇言。恭審皇太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徼

之驚塵。六驄遄歸。嚴東朝之大養。慶流宮壼。懽浹海隅。歷觀簡册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冀一眞於百罔。訖正元之世無聞。歌二聖之重歡。初蜀郡之行匪遠。矧隔要荒幾萬里。絕音驛踰十年。爲母子以如初。越古今而未有。恭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德協坤成。奉警戒於先朝。盡劬勞於聖子。從翠華而遠狩。軫丹扆之深哀。寢門莫展於晨昏。使驛相望於道路。無加於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原本脫一句。修文德以來遠人。迎翟輅以言還。戢琱戈而不戰。祥生和氣。福簡簡而穰穰。喜動慈顏。樂融融而洩洩。舊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年。覩絕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目斷堯天。徒上萬年之祝。毗陵張守劄子曰。臣恭聞皇太后回鑾有期。中外大慶。仰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上天悔禍。有此慶事。覆絕古今。行正東朝。永展大養。臣以抱痾畎畝。莫獲瞻望天顏。少伸贊喜之私。無任歡呼抃躍之至。謹錄奏聞。謹奏。秀水朱勝非進賀上劄子曰。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德。通於神明。天心昭答。亦惟碩輔。嘗總繁機。謀國既深。告猷有素。致收成效。迥絕前聞。某叨被明恩。屬當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賴沈幾。悉排浮議。成茲偉績。盡出睿謨。克圖宗社之安。肇自宮闈之慶。非聖人孰與此。顧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枉珍翰。述邦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褒借過優。省循莫稱。仰荷謙德。不勝感悚之至。　詔皇太后姪韋彥章與補忠翊郎閤門祗候。

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左宣義郎劉安常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

其兄守禦免解恩中第。後以捕盜改官。至是爲右迪功郎楊傑所告。鞫實而有是命。

戊子。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

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在行宮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宮之禮。或請姑常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宣和內禪。退居龍德。今宜綿蕝倣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者常服改葬緦而已。朝廷用之。時梓宮既入境。卽承之以槨。命有司預製兗冕黼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百官服緦指揮在四月丁亥。遷梓宮大槨指揮在六月丁丑。用安陵故事指揮在七月丙申。今聯書之。

史臣秦熺等曰。案此係秦熺史論。持論偏謬。疑爲後人攙入。今姑存之。上孝悌絕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憂思感傷。戚戚無一日舒容舉足出言。宸念未嘗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侯節鉞。盡以充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四年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狩者累年。朝夕侍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刃不從。抗辭乞存趙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宜爲詳。因曲折爲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通也。既擢檜與政。未幾爲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悠悠積歲。用事者趣辦目前。無有任其責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須求。矯詐無誠意。春正月。遣

章誼等往北返事亦弗濟。七年春正月。何蘚自金中來。報太上皇帝之訃。上哀慟號泣。遣王倫迎奉梓宮。不遂而歸。八年春正月。復往。亦弗從。上哀毀過制。居三年喪如一日。每出薦奠。號哭失聲。涕泗揮灑。凡侍奉贊導之臣。皆弗能禁止。聖孝之美。未易殫舉。上悼國步之多艱。治功之未效。且厭凡才不足倚也。求助益切。三月辛卯。復拜檜右相。久益知檜忠誠而謀謨可大有爲也。故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力。因修史加恩制。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爲制詞曰。謂合晉、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賤伯。蓋豫爲後日姦圖。鼎爲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及議和則陰懷首鼠。於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爲詆欺。其負眷意如此。迨秋遣通和之使。而王倫等遂行。後自金中還。將及境矣。和議之成否未能知。鼎知不復任責。亟爲脫身自全之計。力求解政。又令其死黨張戒乞復留鼎。設爲詭詞。誑惑天聽。沮敗善類。賴上睿明。不得肆其姦。是年冬十二月。達賚遣張通古至。欲先盡還河南故地。徐議餘事。金誠意若是。蓋前此未有也。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士大夫議論洶洶。皆以爲不可信。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力詆大臣。冀必置之死地。執政如王庶侍從如曾開、李彌遜。臺官方廷實。館職范如圭等。尤唱異論。蠱惑羣聽。其他不能徧舉。蓋懷姦飾詐者。但欲取一時市井虛名。而利害不切於身。初無體國親上之意。故趨向如此。既而興地果復。亟遣官省治陵寢。撫循民庶。且經畫數路急切之政。故陷身異域者。有更生之幸。亹亹來歸。亟命韓肖胄報謝。繼令王倫、藍公佐迎梓宮及奉太母之歸。既而金之次帥烏珠。恚功之不由己出。遂渝前日之盟。拘留王倫。但令藍公佐歸。因引兵犯汴都。而留守孟庾等率衆投降。先是命

劉琦以兵北戍。以備不虞。偶與敵遇於順昌。琦於諸將中素號有謀。與戰至數十。捷音相繼以聞。敵敗衂而退。朝廷度必再入犯。於是大修兵備。十一年。果竭衆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勝。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韓世忠、張俊皆屢與之戰。殺獲不勝計。敵知我不易攻也。率衆退走。既班師。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凡有號召。多爲有不至。於出師之際。又不能協力徇國家。恐有緩急。必致誤國大事。乃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帥爲樞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盡歸朝廷矣。然是舉也。孰不以爲善。前此獨無敢睥睨者。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今一旦悉屏聽命。如玩嬰兒於股掌之上。銷禍於未然。既以協諸軍之公願。謂自此願盡死力。遠近懽呼。切嘆睿斷英果。措意宏遠。知敵不足憂。而太平可指日待也。上既日新厥德。內修政事。專任一德之臣。以爲腹心。益練甲兵。治財賦。悉豫爲之圖。敵勢數不利。又知我之有備。設施措畫。赫然驚人。規摹出其意表。而戰勝攻取。兵威盛強。非前日比。且虞後悔之及。遂縱莫將、韓恕以歸。二人者使敵中。被留閱歲。且半。無故聽歸。其意蓋必有在。冬十一月。果遣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副。必欲連和。時衆議紛紛。莫以爲然。謂當墮其計中矣。上以宗廟社稷之重。下愛惜生靈。且念梓宮未還。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見敵情。保其無他。奮然獨斷。檜力贊上。以爲圖謀和議。今踰十年矣。前此烏珠爭功。故敗成事。今茲之來。乃自爲盟主。敵善意也。機會不可失。無可疑者。遂斥浮言。排異議。從其所約。一意奉迎之圖。既遣何鑄報謝。逮至敵庭。默然無一言而返。梓宮及母后之還。亦弗知也。

鑄自御史中丞遷簽書樞密院事。固宜與聞國論之餘。而猶持異意。且疑貳而亟圖歸。則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曷克有濟。初岳飛擁衆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繼踵逮核實於天獄。悉得其情。逆狀顯著。審讞無異。飛與子雲及其黨張憲皆賜死。於是天討有罪。故桀傲者懍懍知畏。咸奔走承命之不暇。而政刑修明。國勢益尊彊矣。臣等竊惟金人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未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茲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妒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敢肆。有請必從。不愆於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成效章章如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膽口以與訕者。皆歎聖服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呂中大事記曰。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間關百戰而後得。今

吾不能有其地。反畫割入於敵。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剛田荆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剏屯田軍於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顯其親來歸。烏珠引避其忠。今乃置之敵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陷沒敵中。家屬有在中國者。狥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阱。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梁忠、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何俯龜鑑曰。我高宗皇帝所以狥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爾也。故寧忍嫚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湯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廷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仲秋漸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還歸備言國公恩德。不敢弭忘。專人來。又承書翰。豈勝感荷。所諭陝西地界。大約已定。鳳、成、階、祐四州。已荷恩照前日所納地圖。乃是恃賴情契。不敢自外。今蒙諄諭。何敢固必。已令鄭剛中遵依五月中已報公文內稱坐已降指揮分畫去訖。其商州亦當屬上國。並令鄭剛中等差官交割。今當不住催趣也。前日圖內。止是告求川口關隘去處。故不言及商州。亦乞賜察。淮北人民願歸鄉者。更不禁約。據誓表中明言經官陳理。今當遵依來訓。許其自陳。至若文字往來。告請指揮。止令就四州及鄧州關報。庶得沿邊官司專一承領。不致差失。從來邊州多是用此體例。望詳度之。北人及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見行津遣。所有稽遲。皆有因由。只如虛中家屬。往就趙恬遲留。見已重作行遣。勒停趙恬。又專遣內侍許公彥前往迎押。師瑗到上國日。可以細質問也。杜充家口。尚在廣州。實緣當時帥臣連南夫縱其自便。近還行遣。南夫落職名。又督責見今帥臣陳憲。於當時經由州軍。已行根刷。猶未見得著落。只俟尋見。便當馳報。鄭億年過蒙恩念。特爲取降聖旨。已令遵守。其他俟報謝使副早晚啓行。別得上狀。時中伏乞善保鈞重。謹奉啓不宣。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

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寧之偕割陝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祕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尙原、方山原。以大散關爲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爲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荊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卽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畀金人。以隆爲陝西節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常密遣兵爲盜劫之。秦檜怒。久之。以降知辰州。

自休兵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綿、劍、利、閬、西和州、天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案前後文此注應補入金、洋、潼川三處。）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魚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皆有奇。西和、劍三千。而鳳、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羸。潼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三千。計興州境內爲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爲三千而羸。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成州界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岷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州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

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分屯更戍烽燧等事。以四川宣制兩司事類修入。必非一年事。今因分畫地界附書之。蓋必地界已定。而後如此措置也。

九月庚寅朔。上行奠酹梓宮之禮。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慈寧殿藍珪言。奉皇太后聖旨。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下項忌日。詔報禮部。

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乞罷政。詔通進司勿受章奏。臨安府毋得令家屬出門。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上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上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扶侍。及啟手足。又與淵聖同辦後事。懿節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宮之來。皇太后與淵聖呼當時躬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啟攢。其思慮深遠如此。

甲午。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喚陞集英殿修撰。以奉迎東朝之勞也。餘人皆進一官。右奉議郎知劍州劉時爲陝西轉運判官。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時秦檜當爲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使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非也。端明殿學士樓炤陞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將遣使北也。

丙申。樞密使孟忠厚爲攢宮總護使。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前

殿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都護。內侍衞茂實爲鈐轄。山陵非宰相護送。自秦檜始。忠厚乞攢宮有待報不及事。一面奏知。先次作聖旨行下。從之。忠厚所奏以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己巳吳益申明狀修入日厤無之。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喚爲兩浙路轉運使。應副攢宮。金國人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高就驛伴宴。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綦崇禮卒於台州。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崇禮爲秦檜所憾。所得遣澤。其家畏懼不敢自陳。士大夫亦無敢爲之保任者焉。

戊戌。梓宮殿攢。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月奉萬緡。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緡。生辰絹萬匹。春冬端午各三千匹。冬綿五千兩。綾羅各千匹。臨安日供斗酒三羊。節序羊十八口。共成此數。

辛丑。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所撰徽宗哀册文。上諭檜曰。哀册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鄉昭慈輓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及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誥日。猶似御簾時。要紀實耳。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以迎護之勞。陞職一等。左朝散大夫淮東轉運判官紀交直祕閣。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詆斥大金。尚慮行移之間。或有違誤。理宜申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使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紹興講和錄。皇朝又書。某啓。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兩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敝邑之幸也。敍謝之誠。言不能盡。切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叮

嚀諸路帥臣、應守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安、六合之外、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羣寇攻掠縣道、殺傷官吏、驅擄人畜、焚毀舍宇、及假裝飾、以草寇爲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川軍、取收管公文、仍令沿邊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收接投來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諱、還歸知恩有自、已就報謝使副齎書信布敍、前書所諭陝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寒切、冀倍保鈞重、不宣。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癸卯、右承務郎邢孝肅、孝寬並直祕閣、二人皆懿節皇后弟也。　禮部侍郎施坰乞川陝進士赴殿試、得同出身之人與免銓試、從之。

甲辰、詔大金人使下三節人、並許於宮門外上下馬。

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冀國公秦檜爲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諮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會要在十月十八日進封誤也。　詔福建官買茶送榷場、上諭輔臣、戒有司卽償其直。　金主遣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筈、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朝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去國後、每使至、金主必問公安否、方和議初定、國書中

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也。案紹興講和錄有金國主書三。爲珠書七。並無此語。或又別有書。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申。新玉輅成。上觀於射殿。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紹興講和錄有誓書。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愔副之。王明清揮麈錄稱。上欲誅次翁。秦檜令出使等事。已見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翰林學士。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秦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檜言。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茲除授。非臣敢預。但以臣新被優恩。躐正公槐之位。一門並授寵命。恐盈滿延災。伏望許臣回授與兄進今職名。不許。權尚書禮部侍郎施坰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尋又兼侍講。祕書郎秦熺試祕省少監。

庚戌。引見大金人使中書侍郎劉筈、禮部尚書完顏宗表。既見。命樞密使孟忠厚就驛燕之。筈等丙午日已朝見。此日乃再引見也。燕克小麻於此始書之。蓋誤。紹興講和錄有國書。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戒慈寧殿諸人。凡有闕。毋得白太后。第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卽壽考康寧無窮矣。起復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開府儀同三司。起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張中彥爲靖海軍節度使。二人將北去。故特遷之。中書舍人兼侍講李易試給事中。起居郎張廣、起居舍人楊愿並試中書舍人。愿仍兼修玉牒。熊克小厤於此書張廣罷中書舍人。實誤矣。廣於此始爲舍人。其罷乃在明年六月。

壬子。金國大使劉筈等往上天竺寺焚香。自是以爲例。進士孔履常特補右迪功郎。以上書可采也。

甲寅。詔僞福國長公主李善靜決重杖處死。初皇太后旣還宮。內人楊氏告其詐妄。詔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卿周三畏治之。內侍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亦自北還。言柔福帝姬在五國城適徐還而死。紹興十一年五月。還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中立訴於朝。於是善靜具伏。開封人少居乾明寺。以試經爲尼。初爲金人所掠。有內人張喜兒者。言善靜貌似柔福帝姬。卽僞稱之。後恐事覺。脫身走河陽。三鬻身於人。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至鄧陽。復爲劉忠所掠。然後入韓世清軍中。自受封以來。所得俸賜。凡爲賊四十八萬緡。法當絞。詔處死。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馮益、宗婦吳心兒坐驗視失實。益除名。送昭州。心兒千里外州。並編管。駙馬都尉常德軍承宣使高世榮所授官仍追奪。初善靜賜第漾沙坑坡下。驕蹇自恣。積殺婢妾甚衆。皆埋第中。尋以益與皇太后連姻。心兒宗室婦。免編管。時世榮父公繪累遷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世榮後以父任爲承信郎云。熊克小厤載此事於辛丑。蓋誤。今依日厤附此。奉國軍承宣使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皓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中書舍人楊愿假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爲例。熊克小厤載遣生辰正旦四使在九月丁巳。誤也。生辰使已先見五月乙未愿等九月丁巳乃降旨借官。克未細考耳。先是金人求眞珠靸靸等物。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金。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附入。但夢莘以爲秦檜作書與知盱眙軍向子固。案子固今年十二月方除盱眙。或因此移附本月。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熊克小厤載此事於二十一年二月。今移附此。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上總服啟奠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丁巳。尚書右司員外郎鄭樸爲起居郎。禮部員外郎程敦厚爲起居舍人。直祕閣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何麒試太常少卿。戊午。尚書度支員外郎李椿年爲左司員外郎。屯田員外郎李若谷守右司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七

【紹興十二年】冬十月辛酉。起復右奉議郎添差提舉兩浙路市舶胡彥國候今任滿日令再任。從所請也。

壬戌。詔修臨安城。　詔張憲妻子分送封州、程江、興化軍居住。

癸亥。右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副使陳敏識主管台州崇道觀。坐昨任江東漕臣。職事廢弛。專務迎合應副。糜費官錢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卒。

甲子。吳國長公主乞爲其子潘長卿、粹卿落階官。上謂宰執曰。合落階官。此趙鼎之失。凡事須得中乃可行。鼎以魯國大長公主子爲使相。似太過。吳國長公主之子。不落階官。似不及。朕嘗問之。鼎乃以錢、潘二家子弟賢否爲對。此其失也。既而秦魯國大長公主復援粹卿例。乞除其子錢愷正任。上亦許之。言者以爲互相扳援。非先朝舊制。命遂寢。錢愷事在十一月乙未。

乙丑。上謂大臣曰。天下幸已無事。惟慮士大夫妄作議論。擾朝廷耳。治天下當以清淨爲本。若各安分不擾。朕之志也。　詔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　祕書省校書郎何若守監察御史。

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會稽之永固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攝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畝。并林木爲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祐二攝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膳錢五千緡。悉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　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比者王庶有道州之貶。而通判州事孫行儉鼎新行衙。爲庶安泊之所。郡守慮其累己。止之不從。其無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庶以平一方嗟怨之氣。詔行儉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差遣。餘如奏。而庶死久矣。汝檝所言。守臣田如鼇發之。胡銓跋戒諭和議詔書。稱春陵守田如鼇劾樞密王公庶。蓋指此也。

辛未。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賜緋魚袋劉堯佐、堯仁、正平並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三人光世子若孫也。光世以皇太后還宮。自永嘉力疾入見。故有是命。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算無遺。故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檜大喜之。　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本司津遣赴行在奏事。

丙子。尚書刑部侍郎周聿罷。以言者論聿頃被命出使。託疾遲留故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賞兼權直學士院。　御史臺主簿李澗爲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鄭億年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仍賜田二十頃。恩數視執政。時中書舍人楊愿出

使。秦檜因以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孚、靖海軍節度使張中彥還金國。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屬悉遣。此據宇文虛中行狀。惟億年得留焉。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舜臣爲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爲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爲兗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爲陳魯國夫人。詔成都府路轉運司狀買川錦二十萬緡。潼川府路轉運司收買青絲樗蒲三十萬緡。準備禮物使用。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有差。以扶護梓宮萬里勤瘁故也。

庚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徽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兼權侍御史江邈論鑄之罪。謂鑄日延過客。密議朝政。以欲緩岳飛之死。上誣聖政。以破和議爲能。以孫近、李光、范同之論爲是。而又以己在言路。未嘗論列數人之罪爲賢。嗚呼。岳飛反狀。中外共知。而可緩其死乎。和議爲今日明效大驗如此。嚮使陛下持論不堅。無一德之臣可以依仗。而爲鑄等數人之所搖。則和議決不復講。而陛下豈復有色養之懽乎。伏望將鑄遠竄遐荒。使與同惡之人。均其流放。故有是命。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責詞。極其醜詆。至有家本書佐。行同穿窬之語云。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

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剗佃。後詔轉運提刑司官田亦如之。後詔在十三年二月辛酉。十二年九月戊戌所書可考。

辛巳。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紀交陞直敷文閣。知楚州。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熊克小厤在庚辰事誤。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鄂州軍前送納。先是有旨罷二廣官賣鹽。後又詔廣西鹽八分客販。二分官賣。充漕計。至是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論者以爲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而廣轉運判官范正國代還。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賣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乏。望令本路軍屯駐軍馬去處。許依客人賣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煩朝廷應副。實爲利便。不從。正國奏請在十三年四月辛酉。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楊國公。工部員外郎蓋諒罷。以潼川路漕司言其奉使川陝。所至輒受供饋故也。直徽猷閣知撫州張滉移知永州。詔非泛假日。令百司諸路休務如舊。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今來邊事平息故也。

癸未。祕書少監秦熺兼崇政殿說書。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宮。始用樂上壽。

丙戌。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榮薤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注王明清所云秦檜深恨薤。屢欲加害事。恐可修潤附此。

故內殿從班李從約特贈武翼大夫。故妻永嘉縣君劉氏追封安人。以皇太后初因從約入宮故也。丁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陞兼侍讀。右武郎幹辦御輦院吳益帶御器械。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上十餘萬斤。省額凡二十一萬一千斤。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建炎二年。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於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費。紹興四年。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車傑以片茶難市。請市米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榷場。遂取臘茶爲榷茶本。今年六月。尋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今年九月。及是將罷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買發。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緜、閬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爲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卽日聽命。

十有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封和國公。是時浚寓居長沙。益屋六十楹。以奉其母。万俟卨爲中執法。論浚卜宅踰侈。至擬五鳳建樓。秦檜白遣屯田員外郎吳秉信以事至京湖。有所按驗。庚寅。詔特引對。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所辦。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奏其實。

事遂寢。日厤十一月庚寅。有旨吳秉信令閤門引見上殿。甲午。屯田員外郎吳秉信前去京西等路幹辦公事。引見進對。不知何事也。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檜既外交仇讐。閤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宜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且奏其實。檜黜秉信。案日厤。秉信今年十二月已未遷密院檢詳。此時使尚未回。所謂以宜爵誘之者是也。然秉信十四年二月除右司員外郎。其制詞曰。庀官樞省之聯。按視湘潭之境。勤勞旌憚。詳練有聞。後一十餘日。又遷起居舍人。則非使還即被黜矣。其年五月。樓炤龍言者指秉信爲炤黨。罷右史知江州。不知熹何以云爾。且附此更須詳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卒。

辛卯。詔自今宰制初除及轉廳。銀帛並全賜。　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俞俟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壬辰。左中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資政殿大學士左朝奉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並進秩二等。昭宣使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宋唐卿爲宣政使福州觀察使。以按行覆按攢宮之勞也。二司官屬四十有二人。各進官一等。選人無資可循人。改合入官。　集英殿修撰兩浙路計度轉運使王喚陞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太師秦檜故母秦國夫人王氏追封秦魏國夫人。以檜辭兩國之封乞回授也。　左朝散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盛事。望宣付史館。仍令詞臣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

罪爲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熊克小厤以達如爲左朝奉大夫蓋誤。直敷文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張匯、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各進職一等。右宣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用中、左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王鈇並直祕閣。以孟忠厚言應辦無闕故也。於是總護頓遞二使官屬皆遷官有差。

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熊克小厤侍御史江邈數言俊之過。蓋承林永野記之誤。邈此時第以殿中權侍御史。邈劾俊語。據趙甡之遺史增入。當求全章書之。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熊克小厤依本部題名繫之去年十一月。而於此月已亥又書之。蓋重疊差誤。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坊場戶費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案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二十萬耳。詢之士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熊克小厤。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爾。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鎖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　左朝散郎黃達如爲監察御史。　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

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爲管軍者。論者惜之。　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爲保信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　詔孟庾家屬移信州居住。

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

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援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國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

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槖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爲第一。左承議郎知眞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槖、江寧人。成大、雩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爲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爲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爲選德。策士則以爲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爲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興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卽丕變。作爲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 敷文閣待制知鎭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檝。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檝論其罪。遂罷歸。 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鎭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謚武僖。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爲

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鄜王熊克小厤載光世薨在今年正月蓋林泉野記之誤而克又因之

壬寅秦魯國大長公主薨於行在年八十六公主上曾祖姑也故事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講但輟五日朝謚曰賢穆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己卯加明懿二字

丙午詔責授淸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令赦更不檢舉寶文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遜並落職先一日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入對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譏謗紛然往往出於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閒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是事而後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遜尙以美職食祠宮之祿失刑爲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謫籍依近降赦文恐合量移乞免別行竄徙姑令有司勿復檢舉故有是命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信君子以爲必歸逮寧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而秦檜未知也　協忠大夫宣州觀察使御前統制趙密落官階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密張俊愛將也俊薦用之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於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貧特賜錢三百緡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王勝爲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初張俊在行府以事憾勝責送建康軍中自效時王德權管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叶必殺之德見之

喜曰。我爲王夜叉。汝爲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樞。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會解元卒。遂有是命。王勝除月日厤不載。徐夢莘所編在此月。故於解元致仕日書之。夢莘又云。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藏於家。一日世忠具筵。會召醫師王繼先飲。燕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爲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丁未。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充大金報謝副使錢愼特起復。　祕書省正字范雩爲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初除檢討官也。　左承事郎陳誠之爲祕書省正字。舊制。廷試第一人歷任回始得館職。至是秦熺已爲祕書少監。故誠之亦有是除。熊克小厤載此事於十三年二月。蓋據本省題名也。然題名乃以供職日爲始。非初除之日。克小誤。

戊申。右宣教郎王會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會、晚弟也。

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爲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而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數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秦會之爲固位之計。迺除孟仁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異議之人。尙有偶逃憲綱者。張戒是也。案戒最爲趙鼎所厚。鼎既深詆和議。戒巧相迎合。苟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爲也。未幾。鼎罷相。陛下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於江夏。則其趨造可知。故黜之。

十有二月己未朔。上謂宰執曰。秦熺論唐文皇之文華。漢文帝之文實。程克俊曰。聖人之文與衆人異。陛下聖學高妙。施行治具。得斯文之傳矣。秦檜曰。堯稱文思。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周文王世世相傳止於

此。上曰。然。　給事中兼侍講李易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　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紡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紡頃守江陰日。奴事董旼等三人。因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爲樞密。乃發數人之私。殿中侍御史江邈亦按紡奴事大帥官屬。賴以爲地。他日事異。又極力擠之。不啻仇讐。故罷。汝檝所云。蓋旼與温濟、耿著也。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爲尚書右司郎中。　尚書屯田員外郎吳秉信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　將作少監米友仁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芾子也。芾、淮陽人。崇寧禮部員外郎。　上愛芾書蹟。嘗刻石爲十卷。友仁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纔被除擢焉。此據曾慥百家詩選引。

庚申。右奉議郎直祕閣方滋落職。以言者論滋頃因常同爲中丞日。密薦之於趙鼎。遂得書局。自爲秀守。凡遇遷客。必款延厚遇。以結其他日復用之權故也。　鄉貢進士董自任永免文解。充大學錄。自任、永豐人。獻所著春秋總鑑於朝。起居舍人程敦厚言其論盟於宋。暨齊平之類。皆得聖人之遺意。有出於先儒之表者。故錄之。

辛酉。言者乞復武舉。詔送兵部。　太府寺丞向子固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後二日。賜子固三品服。

童子張巖叟九歲。其弟巖卿七歲能誦書。詔並免解一次。仍以束帛賜之。

癸亥。權工部尚書莫將充敷文閣學士。知明州。

甲子上曰。朕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使人盡心職業。何愛爵祿哉。

丙寅。上常服秦魯國大長公主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孫四人。曾孫三人。元孫一人。並補京官。仍令台州應副葬事。

己巳。監察御史黃達如爲尚書吏部員外郎。時江浙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奏達如贓狀明白。錢物數多。詔處州取勘。是月辛酉。達如辨數不已。乃有是命。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爲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宮。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劉燦乞隨宜修飭禖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少傅新判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作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詔福州故相余深家所藏監書。令憲臣說諭投進。取旨推恩。　明州言。州民楊慶、紹聖中六次取肝割乳。以療父母。詔旌表門閭。

辛未。武顯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劉光時知利州。酈瓊之叛也。光時爲所劫以去。劉豫用爲大名府副總管。以復疆得歸。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十卷。詔頒行之。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戍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有二也。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王進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李顯忠也。進爲都統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及諸內侍。士卒皆不喜之。此據徐夢莘所編附入也。

乙亥。將仕郎毛公亮獻徽宗皇帝御書四軸。詔小璽宸翰皆人僞爲之。可令大理寺根治。景福殿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邵諤爲延福宮使宣政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衛茂實爲宣慶使。皆以都亭驛成推恩也。

丙子。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啟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由是稍復錄用。

己卯。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奏。先蒙賜到田土。幷私家所置良田。歲收數萬石。願以三年所收之數。獻納朝廷。以助軍儲。不許。上謂秦檜曰。唐藩鎮跋扈。蓋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陝西買馬。見今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官在彼買發。秦茶司自復置以來。未嘗一到。誠爲虛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有官吏並隨司減罷。從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易卒於秀州。計聞。詔本州賜錢三百緡。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左奉議郎高閌守國子司業。左從事郎關注爲太學正。始除學

官也閱坐趙鼎客久廢至是再用之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勌尚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尚書寫兩過左傳亦節一本注、錢塘人也。直祕閣新通判湖州秦棣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壬午。詔宿衞親兵非祖宗法可罷內有三路人並改刺充皇城司親從親事官。

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於其第。檜辭上不許。自是歲以爲例。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知邕州俞儋以贓爲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故舜陟乞祠焉。

甲申。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程瑀兼資善堂翊善。

丁亥。詔輦官以千人爲額。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四人。諸路斷大辟二十四人。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治之。此據洪邁夷堅乙志附見乙志文載風捲金鄉縣事甚怪今不盡載之。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有三年】歲次癸亥金熙宗亶皇統三年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諭

戊戌上蔬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册加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己亥上親饗太廟秦檜爲太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爲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衎爲終獻士衎儀恭孝王子也是日平旦上自宮乘玉輅祕書少監秦熺執綏大臣兩省監察御史武臣正刺史以上朝服分左右騎導禮畢鈞容直作樂導駕還宮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貼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壬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廖剛卒年四十七

癸卯太師秦檜等上表請立中宮詔答不允熊克小厤在壬寅蓋誤詔度牒並權住給降諸路已降未賣者拘收繳尚書省戶部尚書張澄入內內侍省都知邵鄂並進秩一等以車輅仗衛畢工故也臨安府言獄空

詔奬之。　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有二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高閌擬齋名在二月乙酉今併書之。

乙巳。詔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今任俸給特免減借。從所請也。

丙午。權禮部侍郎兼寶錄院修撰王賞言。皇帝親饗太廟。聖孝格天。前數日。陰雲欲雪。至日澄霽。伏望宣付史館。以昭聖孝。從之。　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誼復祕閣修撰。知廬州。　左朝散大夫許中復直祕閣。知揚州。直徽猷閣知揚州陳兗移知潭州。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後御書經史。並以墨本頒賜諸州學宮。從之。

丁未。安吉縣布衣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瓜並蒂。合而爲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勿受。自今有似此投獻者。皆卻之。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鄂州駐劄御前捷勝軍副將楊浩除名。昭州編管。浩、岳飛部曲。坐謗訕朝政。及私令人上書詐不實也。

己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於是秦檜等贊聖謨宏遠。天下幸甚。又曰。此所謂敕天之命。上大喜。　殿中侍御史江邈權尚書吏部侍郎。　詔大理寺丞袁枏、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劾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郴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竽者。因獲罪。舜陟

杖而逐之。竽乃因求舜陟過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卽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儋百金。又盜官馬八百餘匹。贓汙僭擬。傲慢不恭。萬一別生不測。爲患不輕。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遂奏遣枏等雜治。仰之、瑛子也。瑛、青州人。宣和戶部尚書。直祕閣新知邛州宇文郴勒停。以言者論其夙負。故有是命。監文思院何幾先罷。言者論席益之守平江府。幾先出入其門。是時同朝大臣。協心體國。力佐恢復之勳。而益嘗受知呂頤浩。幾先傳會其意。屬頤浩被命按閱江上屯營。經由平江。幾先乘此設爲祕計。勸益力說頤浩。此行非策。當有擠公於後者。頤浩大以益說爲然。於是託疾於常。不復前進。是時朝論由是不復和一。實自益先發之。今近居轂下。安知不包藏旣心。密籌詭計。以俟投隙而發。故有是命。

辛亥。監察御史李文會守殿中侍御史。

丁巳。興寧軍承宣使張子蓋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初。張俊之薦王德代掌其軍也。德以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爲軍中統制。及俊罷樞柄。德乃不禮子蓋等。而罷之。故有是命。俊與德始有隙。

戊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是書良史在汴都所著也。奏入。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檝、國子司業高閌看詳來上。遂特改京官。趙甡之遺史云。良史初補文學。旣得三京地。東京留守司俾檝知東明縣。良史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買而藏

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講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至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爲畢骨董。

二月己未朔。詔自今宰執轉官加恩正謝日。衣帶鞍馬並依格全賜。更不減半。

庚申。國子司業高閌特引對。閌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當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閌曰。有慶厤元祐紹聖崇寧法。有司未知適從。若出於聖裁。則行之乃久。閌又奏舊太學辟雍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灑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閌又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時讀官程瑀亦論經術。閌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以試雜文。上曰。詩賦亦雜文也。閌曰。取士以經義爲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爲四場。不能無礙。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

辛酉。太師秦檜等三上表乞選正中宮。詔俟懿節皇后撤几筵日取旨。　太師尚書右僕射秦檜以進書恩再封秦魏國公。檜不受。

壬戌。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炎以來。始有此禮。

癸亥。上曰。近代獻書者。時有怪誕祥瑞之說。此與譌之漸。不可長也。前代往往喜聞圖讖。朕所不取。

乙丑。更名永祐陵曰永固。先是有旨從官同議定。至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永固二字不犯歷代陵名。

從之。此似因王銍建言。見紹興九年二月。已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永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大矣。曩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自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為。願愼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日。上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令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嘗觀覽。上語在庚午。今併附文會入對之日。熊克小厤修潤其詞。非文會本語也。今從元奏

丙寅。上曰。為君不知春秋。昧為君之道。為臣不知春秋。昧為臣之道。此書褒貶甚嚴。眞萬世之法。上又曰。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推誠任賢。是為儒學。施於有政。是為王道。挾術任數。是為雜學。施於有政。是為霸道。上以為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為國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同原異派耳。霸政雖曰駁雜。而有綱紀。有政事。恩威足以使民。勢力足以強國。如管仲、晏子所以用於齊國者。謂之不純於道德則可。舉而謂之挾術任數則不可。人而挾術任數。邪孰甚焉。未有不亂天下者。是以太上皇帝曰。辨邪正。治亂之所由分也。

揚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為秦檜所厚。顧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上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劒等甚渥。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曰。願會賦租。並歸官府。重惟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卽指

此也。世忠奏請。已見今年正月癸巳。王明清揮麈第三錄。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薦爲監察御史。方數日。廣部使者韓球按其贓汙鉅萬。奏牘既上。雖秦亦不能揜。僅止罷黜。人亦快之。

皇叔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奏爲安德軍節度使。以迎護之勞也。己巳。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爲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厤日。以廣西轉運判官李紹祖省記有請也。

乙亥。減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去年七月詔旨也。提刑司初請其半。上特命除之。十七年四月丙申又減

左承事郎沈介、潘良能、左宣教郎洪适、左宣義郎游操並爲祕書省正字。良能、良貴弟。操、建陽人也。四人皆以敕局進書恩。自刪定官改秩而有是命。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蘇符知遂寧府。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秦檜不樂。符遣還蜀。

丁丑。詔自今宰臣已下。遇節序。令客省依格簽賜節料。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令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佺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

異議遂息。國子司業高閌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而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爲主。而兼習論策爲三場。苟加一場。則旬課季考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爲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爲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本參合條具太學課試。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併時務策一道。永爲定式。閌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者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爲始。皆從之。何俌龜鑑。或者乃曰。敵勢如焚。國勢如綫。彌文縟典。何暇蒐舉。得無蹈宣靖之覆轍乎。愚應之曰。不然。科舉固所以沮天下豪傑之氣。亦所以收天下豪傑之心。苟無科舉以取之。學校以養之。則士之不知愛重者。不入於敵。則入於盜矣。張九成之策季時雨之書。何由而來哉。

辛巳。祕書省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日厤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祕書少監秦熺因與揚英等書皇太后回鑾本末上之。壬午。詔熺、揚英、執羔各進官一等。自秦

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由是日厤、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詞。不足傳信天下後世矣。王明清後錄云。聞之徐度。　祕書省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嚴抑守祕書丞。　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府教授張闡爲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專修祖宗寶訓。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若谷、右司郎中王師心並遷左司。吏部員外郎梁弁、考功員外郎游損並遷右司。　左文林郎眞州州學教授楊邦弼、左迪功郎陳鵬飛並爲太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鵬飛、永嘉人。秦熺唱榜名第四。故事。廷試三人兩任回始召。至是熺已爲祕書少監。故並擢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轉運司錢物。今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二十三萬緡。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并取博馬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二年爲頭應副。從之。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爲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共六引八百文。至是遞增爲十一引。紹興七年李迨增一引二百文。八年張深增四引五百文。九年趙開減三引。十年馮康國增一引。半共爲此數也。　時物價騰湧。茶商取息頗厚。自得旨取撥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請大夫賈思誠又增爲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增倍。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淳熙十四年李大正裁減事可考。

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卽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剏。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卽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倣溫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熊克小厤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厤不同。其後刱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光世家進納賜第。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檜始則唱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虛文以爲中興。使一世酣豢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爲恥。忘讐事敵而不爲怪。其弊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牒所。十二年。作崇政垂拱二殿。十三年。築圜丘。建太社太稷。國子監太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祕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謁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肆赦。班鄉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籍田。郊備祭器。設八寶。作景鐘。閱禮器。奏新樂。十七年。祠高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配享功臣。息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社之所。盡爽之敵。禮器樂器。犧尊彝鼎。馬輅册冕。鹵簿儀仗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剏。皆至檜而後定。然耕籍朝觀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辟雍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西後事也。今果偃武修文時邪。果息馬論道時邪。宮室雖備。而忘前日巡幸之愼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宵旰之憂矣。朝儀雖肅。而忘前日屈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

時而忘此敵乎洪皓曰錢塘暫居而太廟靈宮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

三月辛卯詔宴殿陳設正用緋黃二色勿以文繡上以祖宗朝殿帷但用純綵後來寖多文繡故屏去之也熊克小厤附此事於正月癸巳今從日厤

國子司業高閌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增印錢引四百萬緡許之先是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言右護軍歲計闕七百七十八萬緡乞撥四川免行錢五十萬緡仍添印錢引戶部奏免行錢乃朝廷窠名不可予止命增印焉

癸巳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貶秩二等時右宣教郎添差通判常州陳袤以貪贓屬吏而言者謂守實庇之故繫久不服遂有是命

武郎郎閤門宣贊舍人趙瓌等並轉一官以初御正殿應奉無差失故也

直龍圖閣葉三省知信州代還言鉛山縣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蓋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宣付史官從之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新知辰州邵隆與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敍州劉光弼兩易

乙未詔文宣王廟門立戟二十四

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兼侍讀國子司業高閌兼崇政殿說書閌仍進講左氏傳

丙申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忠勇軍統制輔逵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左從事郎

廣南鹽事司幹辦公事鄭厚龍。以言者論厚頃緣劉大中力薦。及爲泉州察推。唯知諂事趙鼎。比因誤殺罪囚例與衝替。乃謗議朝政。簧鼓衆聽故也。

乙巳。詔臨安府建太社太稷。言者以爲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漢光武東遷。則置於雒陽。國家南渡以來。上戊之祭。寓於佛祠。未副事神保民之意。望下禮官講明。擇地爲壇。以備春秋之禮。故有是命。詔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平樂郡王韋淵依舊行在居住。初令淵致仕居處州。未行。復留之。淵致仕諸書全不見。不知何故。當考。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圜丘於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外壝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爲望祭殿。不築齋宮。詔僧及道士於淮南、京西沿邊行遊者禁之。

辛亥。明州言。自廢廣德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爲田。從之。事初見九年五月。

甲寅。中衛大夫慶遠軍承宣使劉光烈落階官爲崇信軍承宣使。以光世薨特遷之也。

乙卯。初命官告院監官書綾紙之背。以防奸弊。熊克小厤在甲寅蓋誤。

丙辰。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鈇陞直徽猷閣。鈇獻親享太廟賦。而後省官言其古雅。故有是

命。左宣教郎汪勃爲太常寺主簿。勃、黟縣人也。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庚寅葉義問奏勃爲建德縣丞贓汙不法爲邑人所訟秦檜與之有舊監司庇之寖得美官。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言。臣昨侍經筵。恭聞聖訓。以通和之初。異議者甚衆。今皆退聽。蓋異議小人。初不爲陛下社稷計。務於不靖。以售其姦。今事既大定矣。固不容不退。然而其所以退聽者。則不可不察。臣觀異議小人。其罪惡顯白者。陛下雖已爲社稷棄之。而其黨猶衆。匿情詭跡。布於中外。既不得於其前。則將害於其後。故今朝廷一有所成。尙相與詆曰。是墮鄰謀也。是非國福也。一有所作。又相與詆曰。是不節財也。是重困民力也。曾莫知悛。至於甚者。輒更肆險詖。以中傷善類。欲惑移上意。以規取顯美。期於必勝而已。幸陛下明良胥契。鎭以一德。然風俗如此。臣實寒心。臣益願陛下謹察其微。而大明賞罰焉。庶使異議絕息。風俗歸厚。永固丕圖。臣不勝拳拳之忠。敦厚文集云紹興十三年所上。而無其月。案敦厚以六月一日罷。而此疏首云昨侍經筵。則必春講之時也。故且附三月末。

夏四月己未。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万俟虎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虎、卨兄也。

庚申。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便與擢用。庶爲郡守之觀。今兵事少息。當以民事爲先。卿等宜博詢之。

壬戌。御史臺檢法官詹大方、祕書正字游操並爲監察御史。大方、建德人也。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爲右宣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陞擢。縣令最親民。而員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所勸懲。則人

自勵而不害吾民矣。

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制鏤板徧行郡國。比部郎中林保請之也。令翰林司言。依例自五月下旬進時果一合。至八月初止。詔御前權不供進。皇太后如例。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平鄉郡王韋淵落致仕。充萬壽觀使。仍奉朝請。

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檝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詹大方守右司諫。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漳州韓邕代還入見。請復孝悌力田科。上謂大臣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未嘗行。可令講究。不可輕易刪立祖宗未行之法也。邕初見紹興七年四月。

丁丑。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喻汝礪卒。

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閘。以捍鹹潮。上曰。今邊事初息。當以民事爲急。民事當以農爲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以農者天下之本。置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又監司郡守類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審具姓名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祕閣修撰張祈、直祕閣李健並落職。祈監漢陽軍。健監德安府在城酒稅。以李文會奏祈治獄不當爲不仁。健嘗仕僞庭爲不義也。健之制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

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曹不知缺。而從縉紳之後。罪豈勝誅。制辭所云。蓋指趙鼎與張浚也。　左朝議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左朝散郎直顯謨閣徐林並勒停。思南劍州。林興化軍居住。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二人廣爲謗訕。必欲沮經界之政。故責之。　皇伯保平軍節度使安定郡王令廣薨。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襄靖。

癸未。懿節皇后撤几筵。上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爲禮儀使。　是日。禁在城音樂屠宰。及停決大辟囚。

丙戌。詔宰執四參官赴垂拱殿習看石位。　是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輒行策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丁亥。國子司業高閌言。舉人春秋。欲依舊制。止於正經出題。從之。先是有旨許於三傳解處出題。閌謂。如此則是三家者與六經並行。以春秋之法繩之。三家者當被僭聖作經之罪。乃下禮部如所請。

是月。蒙古復叛。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旣誅。其子星哈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漠記聞。達賚長子次伊瑪哈。因遇救得出。達賚次子勒今爲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十六年八月末可參考。

先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徙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者。年二十餘。驍勇善騎射。以事劉麟擊蹋得官。宗弼以爲保

義校尉。

閏四月戊子朔。上曰。祖宗時。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飾以桐油。蓋以國家尙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則易於更修。後來多用朱紅漆。不惟所費不貲。且難於修整。檜等曰。此有以見陛下追述祖宗之儉德也。

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制曰。顧我中宮。久茲虛位。太母軫深遠之慮。羣臣輸悃愊之忠。宜選淑賢。以光册命。敷文閣學士兼直學士院秦梓所草也。三省行首司言。事大體重。乃詔太師尙書左僕射秦檜押麻。

右從政郎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遜特改右宣教郎。遜、時子也。上召見。遂以爲司農寺主簿。遜除寺簿。在六月壬寅。

庚寅。上諭大臣曰。近右朝請大夫吳說上殿言。湖北之士大夫家多藏書者。緣未立賞。故不肯獻。卿等可求太宗朝訪遺書故事。依倣行之。是月己亥行下。

壬辰。宰執奏兩浙漕臣張叔獻言。天申節錫宴在邇。本司合造山樓。而木植未備。欲借慈寧殿山樓用之。上曰。此皆朕自置。專奉太后宴設。不欲他用。姑借與木植。其綵段不可假。恐或損汙。非朕所以奉太后之意也。御史中丞羅汝檝奏太常寺主簿汪勃充本臺檢法官。從之。

丁酉。詔金州撥屬利路。直寶文閣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及南路坑冶鑄錢韓球請籍坑場戶姓名。約定賣

納銅數。許之。先是贛、饒二監歲鑄錢四十萬緡。提點坑冶趙伯瑜以爲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鐵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腳之屬。湊爲年計。至是球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至於發墳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郡邑或毀錢爲銅。以應其命。民大以爲擾。其後歲收銅二十萬斤。潼川府、興利、饒信、池、潭、連、韶、汀、建、南劍州、邵武軍。凡十四場。總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係黃膽二色。鐵二十八萬斤。洪、信、饒、池、徽、撫、吉、江、舒、潭、辰、處、建、韶、黃、惠、賓、郴、桂州、興國軍。凡三十八場。總二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鉛十九萬斤。信、舒、潭、衡、峽、鼎、處、溫、韶、連、漳、邕、建、賓、南、劍、南恩州、興國、桂陽軍。凡二十四場。總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錫二萬斤。衡、郴、賀州、桂陽軍。凡五場。總二萬四百五十八斤。皆不登租額。此紹興三十二年虞部數也。租額銅七百五萬斤。鐵二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

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閩縣李汝明贓汙。上謂大臣曰。縣令最衆。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臺諫論列。何用監司。今後贓汙人爲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量與降官。庶知所懲。行之數年。贓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黃積厚、陳桷、賀允中、余應求已代去。皆坐貶秩焉。八月癸卯行遣。呂中大事記。檜雖監司帥守。到闕。必要珍寶數萬貫。乃得差遣。而上則嚴監司失按發贓汙。爲臺諫所論者。監司量與降官。又令監司察縣令。申嚴監司巡歷法。其飭吏之嚴自若也。

己亥。詔紹興府臣即直祕閣陸寘家錄所藏書。以實三館。

壬寅。詔人戶應管田產。雖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並拘沒入官。用兩浙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李椿

年請也。時椿年行經界法。量田不實者。罪至流徒。江山尉汪大猷覆視龍游縣。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首復改正。又謂每保各圖頃畝林塘。十保合一大圖。用紙二百番。安所展視。椿年聽其言。輕刑省費甚衆。大猷、鄞縣人也。　詔諸州自長貳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樂燕集。違者坐之。

癸卯。詔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遇合執仗子侍立。特令依舊窄衣執骨朵。

甲辰。册皇后吳氏。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奉册寶使。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副使。册文檜所撰。而參知政事万俟卨所書。寶文則簽書樞密院程克俊所篆也。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王賞爲禮儀使。上御文德殿授册。后卽穆淸殿廷受之。通設黃麾半仗千四百九十九。用宮架樂。其受册讀册舉册。以內侍爲之。時太常無女工。乃命設於穆淸殿門外。

丙午。新除宗正少卿何麟依舊直祕閣。知嘉州。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其浮薄夸誕也。

戊申。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爲翰林學士。梓直北扉踰半歲。至是草后制而命之。

己酉。吏部員外郎王揚英乞命史官編靖康、建炎忠義錄。俾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託無窮之傳。詔付史館。其後書不克成。

庚戌。賜武當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漢中田五十頃。政自興元入朝。故有是命。

辛亥。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落權字。以中宮册寶成禮也。

壬子。戶部供上諸路月樁錢。上諭輔臣。今析其數爲二。存其有窠名者。餘悉蠲之。十七年八月丁巳又減。

癸丑。太常寺言。皇后受册畢。依儀詣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從之。

甲寅。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楊大任。其人昏老。難當郡寄。可處以宮祠。似此等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卿等宜審擇之。秦檜等曰。謹遵聖訓。　吏部員外郎王揚英兼國史院檢討官。此恐是專修忠義錄。當考。

乙卯。參知政事王次翁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次翁執政凡三年。至是引年求去而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所云。上終惡次翁。秦檜諭使辭位。已見紹興十一年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九

【紹興十有三年】五月庚申。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北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自省數百千。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奏事退。遂卽射殿引馬。召輔臣同觀之。熊克小厤在癸巳。蓋誤。武德大夫游士宣等各進一官。士宣、楊政親校。用吳璘例遷也。

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樂工全闕。乞下三司差撥從之。鼓吹用鉦鼓鐃角觱栗管笛等。晝在仗內導駕。夜在警場奏毀。

甲子。秦檜奏牧馬事。上曰。此事在乎得人。朕初令楊忠愼管馬五十匹。忠愼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間。死損俱盡。後得張建壽付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養馬。凡事皆如此。得人則無事不濟矣。時建壽以武德大夫領貴州刺史。於是遷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建壽遷官。據程敦厚外制集附入。日厤無之祕書少監秦熺權尙書禮部侍郎。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仍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旣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

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遠竄。爲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九成得祠。在閏四月乙卯。今竝書之。熊克小厤於今年方書九成落職謫居。宗杲編管。皆誤也。九成落職。宗杲編管。在十一年五月甲子。已見本月日。

兵部員外郎錢時敏言。今將享廟及郊。當用仗內馬步導從之人。而龍神衛上四軍。未及舊額三分之一。詔殿前馬軍司招塡。

乙丑。武當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檢校少保。時端明殿學士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閤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丁卯。左迪功郎何俌獻中興龜鑑十卷。詔遷一官。

己巳。起復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除名。福州編管。宏常爲秀州兵馬鈐轄。教所部爲盜而分其財。事覺。故抵罪焉。

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嘗著書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郎王言恭言於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

壬申。進封懿節皇后曾祖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太傅邢允恭爲恭王。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范國公煥爲安王。　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爲額。　尙書左司郎中兼權太常少卿王師心及丞博主簿禮部郎官竝進秩一等。以中宮册禮成故也。

乙亥。中書舍人兼侍讀楊愿請倣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工部郎中林乂又請以臨安府西湖爲放生池。從之。既而上恐其妨民。諭輔臣。舊有者令復之。不然則否。乂、尤溪人也。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陞朝官竝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三月庚子申明得旨許進。

己卯。大宴集英殿。

辛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王晚以燕殿成陞直學士。

壬午。上諭大臣曰。承平時。大燕及策中宮事。太后一一能記。考之故事。所說皆同。秦檜曰。太后聰明如此。上曰。太后在敵中十六年。未與皇后相識。今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皆皇后親自供承。太后未嘗有所需求。每云。飲食衣服。只取飽煖。不欲以細故擾思慮。自太后歸。朕於宮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檜曰。大抵興運至陛下。凡事皆如意。正家而天下定矣。　詔兵部郎官將作軍器監官各進秩一等。以册寶燕殿皆成推恩也。　右承事郎臧保衡獻皇太后還慈寧宮頌。特進一官。

癸未。詔皇后曾祖故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享封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追封榮王。右武郎帶御器械吳益爲成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蓋爲文州刺史。親屬恩澤與二十五人。以后受册推恩也。

甲申。言本府及錢塘等九縣獄皆空。詔奬之。

六月丙戌朔。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講程敦厚謫知安遠縣。敦厚攝西掖幾年。數求卽眞。太師秦檜進擬。上曰。俟何麒至。當竝命之。王秸撰行狀云。丞相嘗進擬。欲以爲眞。上曰。何麒至竝命之。麒上所厚也。何公入廟未幾。以臺評斥去。公亦數忤丞相意。向之不同者。交口譏公。遂用言者黜知安遠縣。麒未抵國門。以臺評黜去。敦厚數登諸將之門。會韓世忠之妾周氏、陳氏、張俊之妾章氏、楊氏竝封郡夫人。敦厚行詞。極其稱美。他日從世忠飲。罷酒。因懷其飲器以歸。檜聞。益惡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卽劾敦厚鼓唱是非。中傷善類。醜德穢行。難以悉陳。前一日。麒自直祕閣新知嘉州改邵州。而敦厚遂黜。

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荆、浙六路之粟二百六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三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彫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爲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敕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爲具文。　拱衛郎行營右護軍後部

提振軍馬吳拱充階成岷鳳路兵馬都鈐轄。國學進士郭義重賜旌表門閭。義重、莆田人。本軍言其事母至孝。甘露降於墓廬。故有是命。

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蔡粲不法勒停。上曰。不案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乃朝廷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坐降官。詔三衙及御前諸軍統制統領將官月支供給錢。自百五十千至三十千。凡五等。自今諸軍擅差軍兵回易。委主帥及興販州縣收捉。押赴朝廷。依私役禁軍法。所販貨物。計贓坐罪。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與同罪。時既罷兵。而諸將猶回易以營其私。議者以爲侵壞軍政。故有是命。既而尚書省乞都統制月支供給錢二百千。從之。尚書省奏在七月甲子。

棣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副統制成閔爲殿前遊奕軍統制。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李道爲前軍統制。先是軍官老病者。皆授添差離軍。都統制田師中言。本管軍馬不可闕官。故有是命。於是中軍副統制郝晸陞權選鋒軍統制。後軍副統制李山遷中軍副統制。餘以次陞焉。案前軍統制張寅。以十一年十二月誅死。今且二年。不知何以始差正官。當考。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澂薨。

癸巳。壽星院乞撥放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卽非毀其教。有好釋氏者。卽崇尙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能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

千。而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辭還鎮。命坐賜茶。

甲午。宮正韓氏爲才人。

丁酉。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喚言。太學將畢工。養士之費當預備。已括到民間冒佔白地錢歲入三萬緡有奇。養士三百。想可足用。從之。

戊戌。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與支賜及轉資。昔有教坊官求爲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爲監。不與之。止令於樂部轉遷。此祖宗之良法也。　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諸監司巡案檢視簿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案以不職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從之。　臣謹案。秦檜再當國柄。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勳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務。以應詔旨。如紹興二十七年六月黃中所論。及上諭大臣之辭。蓋可見也。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己卯以前。職事面對奏劄。見於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撮其大略書之。其開則亦有及民間利害者。蓋自可以考其人也。

辛丑。溫州進士蔡大中上書獻太平十愼。論人主誠心等事。當有始有終。上以其言有理。　熊克小厤。在七月己未。案日厤以此日降旨。但七月辛酉上語及之。不詳考耳。

壬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仍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俊爲言者所攻。乃引疾而有是

命。

甲辰。中書舍人張廣提舉江州太平觀。坐朋附程克俊。動搖國是。爲殿中侍御史李文會所劾也。或曰。中書舍人楊愿疑廣薄已。愬於秦檜。故因事斥之。汪藻撰廣墓碑云。公在後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必諄諄爲上言之。其託緣倖恩、繳詞頭者非一人。益歎重。然由是勳臣輩大不樂。公而公不卹也。居無何。吏部闕引敕行詞。公欲廣上恩。至爲之秉燭草制。言者告公太遽。罷中書舍人。案今日厤所載文會全章。乃殊不及此事。不知何也。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張彥實掌外制。楊愿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磨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愿仲以爲譏己。大怒。愬於秦檜。檜諭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爲宮祠。

右宣教郎元盥行太學錄。盥已見紹興元年四月。

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子錄。維藩已見紹興元年八月。維藩既上書不得用。聚徒於福州之長溪。閩、浙之士從之者數百人。福清林栗其高弟也。至是以累舉得官。會太學初建。國子司業高閌等言維藩博古通今。士人推服。建學之始。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喻後進。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爲害不少。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盥刻薄。豈足當師儒之任。盥遂罷去。何俌龜鑑。太學之補。則曰。士人逕取。不可不謹。今日所養。可以見異日之所爲。學官之除。則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與之講解。則學校不爲無益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新知欽州劉紹先貸死除名。械送廉州編管。籍其貲。坐前任統兵官。虛招効用。盜請錢米故也。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

燕、雲汴三臺普度童行有籍於官者爲僧及道士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請囑卽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於是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時右文殿修撰崔縱、武右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邁、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尙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沒於敵至是敵以縱遺骨遞還初皓既辭官敵復令往雲中校進士試金法嘗被任使者永不可歸皓稱疾固辭不得命考官孫九鼎與皓有太學之舊爲之請金乃許之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麟隸陳王希尹戲下貧甚皓屢賙之范鎭之孫祖平金不以爲官傭奴之皓使以蘇軾所爲鎭墓白曰我官人也金曰東坡書之不疑矣卽釋之貴族有流於黃龍府復籍者二人皓屬副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光世之庶女小醜在金豢豕爲贖以重價求匹偶衣冠之家略爲人奴者贖之數十人金諭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他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皓實以饒州聞邵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三人在遣中及王次翁使還過燕皓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爲留守易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高吉祥素憐其忠委曲護出之乃得免吉祥、渤海人也。以金中雜書及洪皓張邵行狀參考修立熊克小厤生子肆赦在十四年六月案洪皓松漠記聞云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伊都之叛一爲呈子生伊都卽余覩也紹興二年叛故移生子肆赦入此年然記聞又云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回鶻人兩歸此赦又在余都叛呈子生之外則不止兩赦矣張邵行述云二月六日金人忽召公詣尙書省說諭放還遣令就館且與洪、朱二公會於燕山四月十四日會洪公於燕五月朱公自雲中至六月庚戌俱發永平館七月七日至汴京據此則金主肆赦當在正二月之閒也當求他書詳考

辛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秦梓充龍圖閣學士。知宣州。梓引疾乞退。故有是命。　處州軍士楊興等謀殺守臣左朝請大夫徐伋以叛。爲軍校張行所告。捕誅之。

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　是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死於靜江獄。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袁枏至靜江。遂以舜陟屬吏。居兩旬。辭不服而死。舜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皆爲之哭。丐者亦斂數十千致祭。旣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詔左朝奉郎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上謂秦檜曰。舜陟從官。兼罪不致死。勘官不可不懲。於是仰之、枏皆送吏部。行遣在明年二月甲申。今竝書之。

秋七月戊午。上謂大臣曰。昨訪遺書。今猶未有至者。朕觀本朝承五代之後。文籍散逸。太宗留意於此。又得孟昶、李煜兩處所儲益之。一時始備。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寵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

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

庚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　祕閣修撰知廬州李誼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命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提舉南郊一行事務。自是以爲例。

壬戌。宣慶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永錫復爲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癸亥。詔祕書省曝書。會自正言以上。及舊係館職行在貼職人並赴坐。故事。自大學士至直祕閣。六曹尚書至正言皆與近歲省官外。但及前館職與帶職人而已。至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晚請依故事近例兩存之。其後率如此例。

甲子。詔求遺書。

丙寅。上謂秦檜曰。朕嘗與卿言。侯國足用曰。蠲賦以寬民力。比卿兄梓朝辭。亦議及此。梓累典郡。頗熟民事。朕謂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浙西駐蹕之久。民供不易。臨安尤甚。本路三等下戶與蠲一科。庶貧民被實賜也。

己巳。吏部員外郎楊英罷。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楊英阿附孫近。近敗。乃附范同。望罷斥以銷餘黨。故黜之。

壬申。詔兩浙民戶丁鹽錢多欠負者。其除之。先是上欲蠲浙西下戶田租。而秦檜言豪民多分立小戶。難以概免。若蠲丁鹽錢。則實惠正及下戶。上可之。且曰。民間所以不舉子者。正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嚴。終不能絕。其本乃在於此。　是日雨雹。

癸酉。禮寺上孟饗景靈宮儀注。時以新宮成。上親行孟饗之禮。而神御猶在溫州。乃設幄行事。自聖祖至眞宗。用初日。仁宗至哲宗。用次日。承順承元殿用三日。　詔諸州奏大辟刑名疑慮公案。若刑寺擬斷。雖

非大辟。官吏竝免收坐。以議者言。慮辟遠小郡。不能盡曉法意。畏憚收坐。不敢具奏。遂至斷遣失當。使犯罪之人。無以辯雪故也。時左朝請大夫知邵武軍趙不棄亦請諸州奏讞。但事於人命。雖有不應奏者。竝免收坐。事下刑部。不行。　初命國子司業高閌等補試生員。四方來者甚衆。

丙子。有司上合格三百人。以徐驤爲首。驤、浦城人也。

辛巳。武德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韋謙爲右武郎帶御器械。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於溫州。自海道至行在。

丁亥。有司言。將來郊禮。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誠爲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　詔諸路以有出身監司一員提舉學士。俱無出身。卽從上一員兼管。

庚寅。尚書禮部員外郎段拂爲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拂言起字犯曾祖名。辭不拜。改宗正少卿。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晚守尚書工部侍郎。

壬辰。直敷文閣知紹興府張叔獻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乙未。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閌乞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上曰。太宗幸學。嘗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檢故事來上。旣而閌侍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閌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

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閎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此以日厤及熊克小厤參修。但克附閎講筵口奏之語於九月末。又稱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而閎未知之。則恐不然。蓋討論故事、乃因閎所奏。又云。所乞上表可依所請。則閎安得不知。意者閎已乞幸學事。爲胡寅移書切責。故後來作行述者稍潤飾之。克不細考耳。今從日厤本文。庶不失實。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國。上卽日引見內殿。諭皓曰。卿忠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於慈寧殿。帟人設簾。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是無中原意。檜不悅。謂其子祕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須如黃鐘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樸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

己亥。以樸爲賀大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爲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解州防禦使榦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竝遷二人。自是以爲例。樸、西安人也。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獻黃金萬兩。上諭秦檜曰。頃年張浚嘗獻千五百鎰。是時有餘財。卿可諭剛中。不

必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國還。入見。邵言。靖康以來。乞於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聶昌。若司馬樸。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賚使樸爲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疾。堅臥不起。達賚不能奪。其後以病死。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爲羹以獻。愈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人尚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其宰執憐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往中京者。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夫輿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有未經褒贈者。而有司檢舉。特推恤典。訪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厲天下仗節死難之義。邵行狀云。疏奏。秦檜怒。降旨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申省。案史。過庭、昌、茂實皆已贈官。推恩。樸今年九月庚申贈官。縱十二月庚子與恩澤。行可明年正月乙丑贈官。皆不行也。但樸作直旨行下。縱用尚書省奏。行可用其家自陳耳。

壬寅。祕書少監姜師仲罷。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其乘間伺隙。倡爲異議也。　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葺治者。竝置教授員。又請罷諸縣民武令。上曰。學官雖逐州置。昨已降旨。恐川

遠未及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武臣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宣撫司以漸易置可矣

癸卯除名人范燾送融州編管永不放還燾數以上書狂妄被斥及是至行在言者慮其妄鼓唱爲國生事乞重賜遠竄故有是命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眞、婦人丁氏、晏氏、卒閤進節義於朝乞優卹邵、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鎮威城其死節甚偉具日歷抗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爲將領守崞縣景平、崞縣人爲隆德府部將益爲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谷、朔寧人爲益府屬皆以宣靖間死事寶眞五台山僧靖嶽中嘗召對俾聚兵討賊金人生執欲降之寶眞曰我既許太宗皇帝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爲敵所掠欲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挺下至是弁褒其事上之疏入不報弁所奏及申省在九月今並附此偉文已見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勣已見建炎二年五月舟進已見建炎三年九月晏氏已見建炎三年二月此不別出

丙午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試給事中軍器監劉才邵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試侍御史

丁未以洪皓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張邵陞祕閣修撰朱弁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鎮西軍承宣使知階州兼節制階文龍州屯駐軍馬田晟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

侍衛馬軍司公事。先是詔晟將所部三千赴行在。遂以其衆隸馬軍司。右宣義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鋌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度支員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童之言。有如四言雜字之類。皆詞訴語。乞禁止。刑部請不以赦前後編管鄰州。從之。

己酉。上與宰執論糴買事。因曰。今漕司各管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宜倣舊來發運。置都轉運使一員。通管諸路。米賤處糴。米貴處糶。如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晏能權萬貨低昂。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多恥言財利。不知國家之所急。孟子言。無政事、財用不足。此豈小事也。起復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倜遷太尉。以使北還也。樞密院編修官吳坰提舉浙西茶鹽公事。自建炎至今。以密編修除提舉官者。惟秦梓、錢堪及坰三人。武寧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公事駙馬都尉石端禮卒。

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寬卹民力事件。以大理寺丞吳鏞轉對有請也。

辛亥。直祕閣知虔州劉昉移知潭州。祕閣修撰主管洪州玉隆觀薛弼知虔州。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公之禮。從之。自是以爲例。初。錢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無水患。歲久堤且圮。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堤。人以爲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者且不可用。蓋僅存十之一。或謂近歲潮東激。而沙磧西湧。故西岸雖不治而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

潮頭東激。正西岸宜修之時。乞招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採石修堤如曩制。則潮不能爲患。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有三年】九月乙卯。監察御史李澗爲尚書司封員外郎。

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爲吉陽、萬安、昌化軍。竝免隸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庚申。直祕閣湯鵬舉爲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初。秦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卽奏皓頃事朱勔之壻。夤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爲人臣而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黜皓。　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戶部侍郎沈昭遠竝罷。良臣與秦檜里舊。一日言於檜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爲何官。良臣曰。備員吏部侍郎。檜曰。且管

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卽奏良臣卑凡。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大理寺丞李穎士面對。論州縣斷獄蔽訟。贖金之弊。變成罰金。多至數百緡。人爲破產。願詔監司廉察案劾。從之。

乙丑。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子偁守本官職致仕。

丙寅。給事中兼玉修牒官楊愿言。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竊慮太師秦檜有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鈔錄封送本所照用。從之。

丁卯。吏部請以川廣轉運司京官使臣選人逐色差遣。各置定差簿二面。一留本部。一納御史臺。先是言者欲以四選逐色闕置總簿。而本部言難以檢察。乃分京官闕七。選人闕十。使臣親民監當闕凡二焉。

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檝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之。其辱命爲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檜寖怒之。

戊辰。上謂大臣曰。諸處有癃老廢疾之人。依臨安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兵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充龍圖閣學士。知信州。瑀稱疾乞奉祠。乃命出守。　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閌兼諸善堂贊讀。

己巳。吏部尚書兼侍講羅汝檝進兼侍讀。　太府寺丞張子儀面對。言淮甸、湘、濮。屢經殘破。戶口未復。望

精選守令。優其祿秩。假以歲月。寬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察。以戶口登耗爲陞黜之典。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數申尚書省。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朴忠蹟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朴後謚忠潔。

辛未。輔臣進呈衢州布衣柴翼益所進春秋尊王聚斷。上曰。朕已嘗觀。但編成門類。從後立說。無甚意旨。大率說經纔穿鑿卽不足觀矣。左朝請大夫知嘉州楊輒直祕閣。輒上書言和戎之利。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奏輒排斥姦言。辨明國事。有補治道。故褒擢焉。

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競之人。朕嘗觀寶訓。太宗朝。士人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恥之道興。乃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長民言。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陞銜。並帶主管學士。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從之。

丙子。敕令所刪定官王晞亮、祕書省正字潘良能、宗正寺主簿孟處義。並與外任。侍御史李文會言。晞亮之於趙鼎。良能之於李光。處義之於汪藻。皆潛植黨與。窺伺朝廷動息。密通私書。相繼不絕。僞造事端。倡

爲異說。喧傳四方。實傷國體。望賜罷黜。以一內外之心。天下幸甚。乃以良能通判江西。晞亮、蒲田人也。

丁丑。詔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張燾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李璆知成都府。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爲之。李璆復次對制閫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曹琦、王剛中是也。案紹聖間鄭雍守成都。不帶職。政和間周燾上帶待制。非自璆始。紹興後蕭振、符行中亦以次對爲之。不但曹王二人。璆初以次對守成都。後四年乃陞雜學士爲制置使。明清所記皆參差不合。燾在蜀時。有詔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謂胡世將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監前朝常勝軍乎。世將奏寢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布疋折估錢二引。民已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有奇。燾言。昨降度牒二千。稱提錢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初燾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撫存黎、雅藩部。禁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政無不舉。蜀人大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葉煥卒。

戊寅。祕書省正字洪适添差通判臺州。洪遵添差通判常州。适、遵以奉親自列。乃有是命。

辛巳。戶部員外郎張漢彥罷。漢彥與龍圖閣秦梓善。侍御史李文會奏漢彥詐作梓書遺臣。以別紙譖毀他人。上玷朝廷。有傷士體。故罷。

壬午。徽猷閣待制知邛州馮檝爲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冬十月甲申朔。直祕閣新知邵州何麒落職。主管臺州崇道觀。道州居住。麒連爲李文會所擊。上疏愬之。秦檜奏麒所言不實。上曰。此事果實。亦不

可行宜重加竄責。以爲士大夫誕忘之戒。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郊祀大禮使。參知政事万俟卨爲禮儀使。吏部尚書羅汝檝爲儀仗使。戶部尚書張澄爲橋道頓遞使。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王賞爲鹵簿使。故事。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郊祀大禮。元豐分南北郊。改曰冬祀。建炎初郊。不改。及是賞等既審於上。始草郊祀儀注上之。

戊子。右宣教郎新監行在藏西庫曹泳添差通判秀州。泳、彬五世孫。秦熺婦兄也。始以武易文。故有是命。

己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敕令格式二十五卷。

權尚書吏部侍郎江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爲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嘗稱其靖重焉。

庚寅。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嚴抑轉對。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厤。神宗時自慶厤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命儒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詔禮部及天文太史局竝條具申省。初。上自海道還臨安之次歲。嘗命有司制渾儀。以木樣進。既而中寢。故抑言及之。

壬辰。詔親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知夔州范綜令再任。

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太師秦檜爲禮儀使。先是遣官自海道奉迎至行在。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前一日。上乃詣承元、承順殿告遷。至是步道出行

宮北門。執政使相南班宗室迎拜訖。前導至景靈宮。參知政事万俟卨、吏部尚書羅汝楫、戶部尚書張澄分詣三殿行禮。時庶事草創。乃建萬壽觀於櫺星門內。十七年四月始改作。

戊戌。詔川陝諸州秋試舉人。竝用六月前鏁院。先是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乞就春月發解。庶使得解舉人。可赴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改用夏季焉。

己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許於所在入學。令與寒士同處。第別作齋。仍選士人爲長諭。庶盡變積習。文行皆可取也。

庚子。上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甲辰。給事中兼玉牒官兼侍講楊愿權直學士院。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落職。永州居住。右司諫詹大方論藻始遊蔡京之門。終爲王黼之客。前日在朝異議者。皆藻之所爲。今復居近地。陰遣耳目。刺探微密。務爲扇搖。望令遠方居住。以示懲戒之萬一。故有是命。　直寶文閣充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過闕入見。陞直龍圖閣。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楊爲賓德軍節度使。

丁未。左承議郎權西京路轉運判官蔡安強直祕閣。知襄陽府。始用文臣也。　是曰。湖州言。長興縣民華小九取肝以療父病。詔旌表門閭。

十有一月癸丑朔。左正議大夫提舉臺州崇道觀王仲薿復顯謨閣待制致仕。仲薿始坐江西降謫失官後復故秩。至是獻紹興聖德頌於朝。且遺秦檜書。有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書未報而仲薿卒。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因言其所頌既進歸美之實。而權制典雅。眞得家法之傳。乃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王仲薿豐甫。建炎初知袁州。金人犯江西。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甫以啓懇之。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秦薦時。豐甫寄祿已爲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案日曆。紹興六年七月。仲薿以上其父珪神道碑復左中大夫奉祠。是時趙鼎當國。秦檜未再相。不知何時再復元官。當考。

詔今年効恩封贈封叔並令命詞給告。以祕書郎張闡轉對有請也。

戊午。上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縑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並建旗常。餘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蓆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何俌龜鑑。過宗廟則必有敬心。見墟墓則必有哀心。桐宮爲自怨自艾之地。郊祀見基命宥密之意。今景靈之輪奐一新。圜丘之規制一定。風景雖殊。山河頓異。故不能不起秋風黍離春月蒲柳之歎。然天子建國。宗廟爲先。祭祀之典。天地爲重。鳴條之師。正可告於皇天。孟津之舉。亦類於

上帝則郊祀之舉亦未害也。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侍從官。不惟觀陛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聖學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則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無事。貴爲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爲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檜曰。陛下聖德如此。三代顯王何以加諸。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畢。檜因請刻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檜記於篇末。略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在上則君師之任。歸於一致。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此其效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際。親御翰墨。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臣願與學者勉之。呂中大事記。所幸聖心無欲。君德無玷。檜雖使人上聖德頌。而上萬歲之暖。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祁寒隆暑。略無倦色。又作損齋置經史古書於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其講學不輟也。

己巳。福建轉運司進錦樣。上諭輔臣曰。儻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遠取。第須令官給其直。毋使及民。恐閩中又生此一擾也。　詔諸州將舊贍學錢糧撥還養士。監司常切覺察。毋得他用。仍各具養士及錢糧數申省。以右朝奉郎劉子翼知信州。還有請也。　除命人葉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湍以事編置南雄州。而

守臣劉掄奏其與訛造謗。乞不以赦宥。特竄遐陬。故謫之。葉濕本末當考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賀元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爲例。愿等就充送伴在明年正月朔降旨今並書之。勛權密旨日厤不見。本院官屬題名在十四年。而無其月。恐誤

癸酉。太常博士劉嶸轉對。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並權用奏告禮。一籩一豆酒脯行事。此當日固未遑議。今時方中興。容典寢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雷蠶農。盡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並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甲戌。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鄭幵除名。衡州編管。左武大夫武勝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領張守忠降二官。以守忠與幵交通。而幵受守忠賂遺也。

丙子。詔北使往來。並於盱眙軍、鎮江、平江府賜燕。遣內侍蒞之。

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戶部員外郎句龍庭實仕於公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黃庭堅。上因說及梁師成。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卻讀書。只是不合干預朝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爲。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當重寘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至於亂者。乃以庭實知眉州。

十有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自是如之。逮檜薨乃止。

甲申。徽猷閣待制李正民提舉江州太平觀。金人之叛盟也。正民爲淮寧守。以城降。時孟庾、路允迪皆以奪官。而正民未及貶。比歸。以舊官見。至是得祠。

丁亥。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知利州。侍御史李文會論賞外示樸野。心實傾邪。程敦厚、子壻也。而賣之。句龍庭實、何麒、腹心也。而人莫知之。情厚貌深如此。而他豈易測。伏望速斥逐以厲百官。故有是命。

庚寅。太師秦檜以瑞雪應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兼權直學士院。

辛卯。詔民間所用私鑄當二毛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以上。皆許告賞。時江右私鑄甚衆。上諭輔臣令嚴行禁止。公私毋得用。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魏元若權太學博士。臨安府府學教授林大鵬權國子正。左迪功郎新浙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夔權太學錄。用司業高閌請也。夔、大鵬、皆永嘉人也。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左朝請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彥詩言。主上登用眞儒。載興大學。監帖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曰。學校者人才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士。至仁廟

朝人才輩出爲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陷敵者往往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祕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爲之。上自書右文殿、祕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卽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何俌龜鑑藏書求書制禮作樂使不於此而汲汲焉。則將踵漢人馬上安事之陋習。而守殘補缺。重爲來世之歎。昧東都熙洽之儀容。而播鼗於河海。亦豈盛世之事。矧祕書三館書籍經史。凡所謂典章文物者。盡入於金也哉。

是日。賜喜雪御筵於尙書省。初復故事也。

甲午。以郊禮畢。恭謝景靈宮。乙未。亦如之。又命內臣恭謝萬壽觀神御。

丁酉。哲宗修容魏氏薨。贈婉儀。　右宣教郎權敕令所刪定官巫伋面對。請增太學弟子員。詔增二百。伋、勾容人也。

己亥。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郭浩來朝。命坐賜茶。　皇兄寧遠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爲寧國軍節度使。　起居舍人劉才邵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院。宗正少卿段拂權尙書禮部侍郎。

庚子。權尙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秦熺、權尙書刑部侍郎周三畏竝落權字。詔故左朝請大夫右文

殿修撰崔縱例外官其家一人以尚書省言縱奉使異域身亡理宜優卹故也

癸卯有司進呈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內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亦未必能之賜予使人不惟觀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畏服

甲辰武德郎楊庭特換右通直郎庭政子以川陝宣撫使策試如式也

乙巳太師秦檜辭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沖節檜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爲不足至於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爲侑錫賚踵至賜教坊樂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嘻笑聲徹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自檜每生日以下並以趙甡之遺史本文修入

權尚書禮部侍郎段拂兼實錄院修撰

丙午侍御史李文會言金國遣使禮意至厚宜嚴戒有司討論舊典精加補緝以稱陛下和好之誠從之

己酉大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曄祕書少監馬諤見於紫宸殿金主遣上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穀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曄金主大父行也故事北使跪進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曄等既見上謂秦檜曰今次使人來大體皆正其他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檜曰所以

然者。由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安得如此。臣謹案紹興三十二年張忠獻乾道七年爲烏凌噶天錫淳熙八年賀生辰人使皆爭進國書事而日麻載徐嘉待罪狀但云請近上臣僚受書而已熊克小麻乃云忠建欲以舊禮受書楊萬里撰虞允文碑又云天錫進書跪不肯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皆不得其詳龔頤正撰范成大行狀又云隆興再和名體雖正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乾道六年五月遷公起居郎充祈請使公密早奏具言答書有曰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然亦不云舊禮如何今以日麻會要大懷忠入見儀注及晁公敗盟記參考之進書之儀大略如此故掇取附見以補史闕若遂略而不書則後世將謂有不可書者故當記其實也或可移附紹興三十年二月

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荆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菓。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花餳。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御筵。遇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菓。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菓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賺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又翌日。班荆館賜宴。遂爲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卽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卽取償。自是以爲例。出內庫錢付驛事不見於他書今以三十六年七月癸亥宣諭聖語修入案日麻澄受命館客乃在十四年五月不知熊克小麻何以繫之此年姑附此更須詳考

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都舊儀則有不同焉。日麻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接伴使洪邁等奏接伴變更舊例十四事三月七日閤門客省奏北使朝見禮儀三

月二十五日館伴使徐嘉等奏館伴更改舊例十四事並詳見本年月此不別出。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事畢取旨推恩。於是所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厤無此今以紹興二十三年六月甲子申明指揮修入。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營田凡一千三百餘頃。初。申嚴淮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廣諸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沈於海。官司知而不問。此據湯鵬舉議附入二十六年五月甲子。再降旨申嚴。

金主亶初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仿中朝。閒有剏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竝處死。則與古制異矣。